

黃氏日抄

申明 一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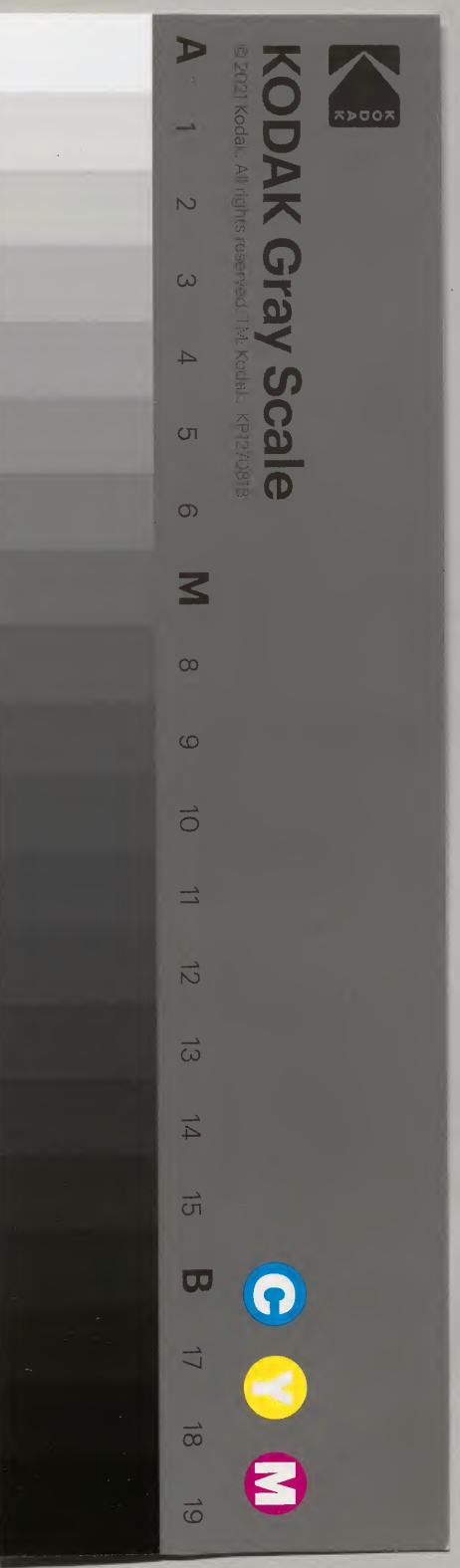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四	六	八	類
	二	一	三	號
	冊	架	函	類

七十七之六

內閣文庫	漢書	四	六	八	類
		二	一	三	號
		冊	架	函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608
冊數	20 (17)
函號	298 277

十七



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

申明一

初任吳縣尉本職事

由縣乞放寄收人狀

開慶元年己未十一月

今月十八日恭承府判東聽到司踈決本司即無閑康見監名
 件具申府判使聽訖忽訪聞前官任內本縣曾將嚴七七浮留
 在弓手趙青家趙青見充本縣獄子寄留人元準本縣稱於本
 司無預某謂趙青既是本司弓手弓手家留人豈得若本司無
 預遂即喚上嚴七七取問因依據稱住居九都有田七畝盡典
 在李奉使邊已據李奉使邊稱欠租將上頂典業作賣契折還
 即無升合少欠可以監還止因莊幹趙杞欺詐不滿今年五月
 初七日追解在縣七月半間移寄尉司經今八箇月不見天日
 元初同監三名內詹有三凌七五兩名皆已凍餓身死某驚惶

哀痛因詢問本司老卒稱從來監租在尉司者即無生還為之
泣下蓋若監租合歸本保凡脫下尉司皆強幹以陰謀殺之耳
是尉司乃鬼門關也清平世界臺府鼎立豈宜有此良可恠歎
今嚴七七幸而遷延殘命得至今日合在踈決之數以元係本
縣寄下前日門子人吏等不敢作本司監留人申聞踈決官未
蒙決遣今謹將嚴七七一名回解本縣欲望台慈在照所申因
依將嚴七七踈賜區處踈放俾於兩人俱死之後獨得生還感
戴使縣再生之恩無有窮已

申縣詳回續波人狀

今月二十二日伏準帖命押下陸五二監還章運使宅私租照
得前政陳迪功任內本縣曾差本司弓手沈信監留李奉使佃
戶營百二凌七五近皆相繼身死亦因監索人戶私租遂至瘦
死二人性命本合將沈信解提刑使臺依條斷治正以事關縣

道方從輕就本司將沈信斷罪勒逐訖今來陸五二事躰正與
前件事躰一同本司於理索法無干預屬今隆冬上司見差官
踈決於法於理陸五二在本司皆不當祇領泥兼引上本人見
其廔羸凍餓行亦就死為幹者不卹為吏者不卹為官者豈敢
不卹謹具狀將本人解回欲乞台慈施照所申將陸五二當聽
引上相視矜察別作區處施行

申府乞免躬親擾民及理索狀

已未十二月
洪發運任內

照對某不才試尉亦既踰月愧無臺末可益百姓而尉司循習
舊弊反為第一非法害民之具為之毛髮洒折久念申明稍從
更革而人微位下言之未必見從積久弊深怨者必將四起以
故赧赧嚙不敢輕發既而重念時事方艱朝廷妙東賢師師
力行寬大以救根本某若隱情惜已終不以告不惟負大府是
亦負國矣何時也及不一言而坐視流弊之毒民無已哉其聞

尉取慰安之義職在除姦以安良民頃自承平日久姦豪玩法
睚眦微隙必囑縣吏差縣尉捕所怨之家以快其私謂之躬親
縣史之利在尉躬親尉吏之利在尉躬親凡弓手人從之利無
一不在尉躬親甚至為尉亦有自利躬親者獨者保日以擾閭
閻日以困國家元氣坐是日以耗利在彼則害在此竊嘗譬之
姦民猾吏猶獵者也假尉為鷹犬網罟以魚兔其民而山澤焚
竭矣可不惜哉法嚴弓手下鄉之禁慮其擾民也今縣催人戶
私租率差弓手是反授之以下鄉擾民之柄人戶理索固官司
所當與之主盟然非尉職也祖宗立法催官祖止貴者保今妄
一人戶訴催私租反差巡尉倒置甚矣况如府第強幹刻覈已
甚民怨入骨豈堪尉司更助紂為虛動以捕賊者捕其民民亦
如之何不胥而為賊獨不見德清縣頃歲降斗之事乎今非昔
比尤當謹微又有一等不仁之幹復將已斷佃戶就監元捕原

司情願不取其餘道而囚之至死以懼來者不知愚民無知惟
利目前官府刑人於市或梟首以徇犯者尚且接踵安有陰謀
獲死其人而人不再犯者以故死者之內未寒而筒者之項相
望自音至今不知其幾無一生还材民血屬類不忍其親之以
尺檢惟有責狀一紙即付浮屠家茶毗一聚煙而冤魂終萬古
莫雪矣某到官旬餘即廉知其事始甚訝前此歷幾任官無一
施援手者既而思良心易泯俗類難除意者始見孰無測隱之
心未幾虞上司之督過咎死者之自取護死坐之有定良心漸
消俗慮為主久則孰視而不之卹矣此孟子見赤子匍匐入井
之心有取於乍也某昨於乍見之頃即申明本縣未死者解回
續至者不納已荷本縣一一領畧去訖推所自來亦皆弓手理
索流弊遂至此極區區欲望台慈矜察今後除尉司本職公事
及上司差委外自餘縣尉不許躬親弓手不許下鄉官民戶催

私租不許經由尉司遍牒所屬照會備榜本司遵守使尉司不
為姦民猾吏日夜驅役以害百姓其餘國家存卹幾旬根本實
非小補

申提刑司乞免一路巡尉理索狀庚申七月
孫憲任內

照對本司職在巡警及催綱運於人戶理索法無相干某自到
官承準諸司及州縣送下人戶理索私租帖牒日不下數四一
帖牒動追數十家甚至百五六十家自二月入務及今六七月
間理索帖牒送下不已某謂平心而論上戶既不可欠朝廷之
官賦小民亦豈可欠上戶之私租頑賴成風固官司所當與之
道理但理索自有司存若改之以屬尉司則過矣遂嘗條上十
不可之說申明使司大畧謂祖宗立法催官租止責耆保今私
租反差巡尉輕重圍置紊亂國法一也尉司所以捕盜租戶自
條良民今動以捕盜者捕其民民亦如之何不胥而為盜幾微

當謹二也府第莊幹多取贏餘上謾主家下虐租戶刻覈太甚
民怨入骨往往結集拒捕頃歲德清縣降斗之事嘗煩官兵今
非昔比尤當預戒三也強者既已拒捕所捕不過至貧至弱之
民詞幹不予解縣常例錢陰囑弓手筒鎖其家非獄之獄冤苦
無訴四也弓手不許下鄉朝省疊有指揮正慮其擾民爾今乃
差催人戶私租是反借之以下鄉擾民之柄五也沿江制司新
近行下抽回差出弓手尽行閱習為兵况可差令理索萬一竟
察外當誰執六也應人戶理索不直曰欠租必曰占田或誣以
搶截墓木買軍需布衲被奪與凡劫盜之類視官府所留意隨
時影借為名脫送尉司給令追捕迨其入手方理欠租驚惶惑
眾今何時也而可有此七也尉之為義本取慰安良民今反為
強幹猾吏嗾使毒民之具使人髮立汗下八也朝廷屬時多事
痛念畿甸前此被苛刻之苦妙東監司帥守力行寬大以救根

本獨尉司理索一事遍擾鄉井終然如昨使上之恩澤不下流
小民怨嗟關係甚重九也尉司所防風火不測今弓手四出及
為人役萬一有本職不測事尉衙徒立緩急誰仗十也以上十
說皆係的切之害未蒙施行間續又親見一項關繫民命重事
今併由述以聞蓋有一等凶毒之幹復將已斫佃戶仍押下元
捕尉司託名監租而情愿不取其餘租囚鎖至死借之立威以
懼未者不知愚民短見惟計目前名藩大闔刑人於市或梟首
以徇犯者尚且接踵安有陰謀瘦死其人而人不再犯者以故
死者之肉未寒而膏者之類相望自昔至今不知其幾無一生
還村民血屬類不忍其骨肉之檢驗唯有責狀一紙即付浮屠
家茶毗二聚煙而究魂終萬古莫雪矣豈不哀哉此事若非按
本塞源將理索一事歸還司存使尉司不得毫髮干預則尉司
之為強幹鷹犬為愚民陷穽地久天長冤痛何極區區欲望台

慈於察備給板榜下本司釘出永不許干預理索以致囚死人
命漏牒諸司及本府本縣照全或訪聞別處尉司亦有似此等
以弊併乞一躄施行

再申提刑司因理索囚死人命狀壬戌六月
余憲新到

照對某開慶元年十一月到任首因根究本司循習久弊受富
室私囑擅自囚死人命事申明本縣隨時明白斷遣經今已兩
年七箇月並無開留千百年坑陷人命之地幸而一旦夷塞近
因某被差往江陰軍催和糴米六月十五日方回司忽聞有碩
四十等入名係本縣吏人樂松沈再等因富室碩宅訴鄰近盜
米干繫事乘間關在本司弓手家已過一月一一飢餓垂死遂
行根問只不曾經權尉取討交管又入名稱是一項盜米而前
後兩狀姓名月日並不參對欲行喚上各人面問則病已狼狽
不可撓扶入衙門矣其痛念人命至大即時急急雇船權行載

去着家聽候併將關留弓手重決軍杖五十訖某竊照朝廷張
官置吏正為百姓理斷曲直前項碩四十等既被訴到官即合
根究情實或斷或鎖或無罪者疎放皆可也縣吏樂松乃私以
入人性命因之一月至於垂死是直以陰謀殺之耳聖朝欽恤
清臺起之小人殺無忌憚一至於此又縣吏樂松繼將碩萬六
押至本司拘管稱係以刃傷人斷杖六十若果以刃傷人罪何
止杖六十若罪止杖六十何至再行拘管拘管者是又前日陰
囚之故智也此項除已押回外所合備錄開慶元年到任初發
竟從前囚死人命文狀併申使臺乞賜矜覽嚴行備榜永永禁
戢其於宣布聖恩鋤剔吏姦救活人命實非小補

一冊申提刑司乞將理索歸本縣狀同前

照對理索事屬縣道法也二月入務後不許理索法也尉司不
預理索弓手不許下鄉不法也准此邦風俗則全然無法某始

嘗申聞使臺所冀風俗稍革近因差出回司乃知流弊復甚今
者並瀾攬轡自天澄清伊始所合繳錄元申使臺文狀再述因
依以聞始某到官聞此境百姓所在持仗拒捕及入僉聽見所
在申到殺傷公事之因拒捕甚切惟牙百姓之無知既而遂一
詢究乃知激而成其拒捕者皆理索之強幹本非平江百姓之
得已也在法十月初一日已後正月三十日已前皆知縣受理
田主詞訴取索佃戶欠租之日近年縣道並不曾喚上兩詞對
定監還却聽強幹脫差尉司用久例傍官行劫人名親揭之船
盛載軍器率五七十人為羣以追之每一戶被追則一保被劫
生生之計悉為一空既捕到縣則斷訖再押下尉司託名監
租強幹遂陰囑承監弓手飢餓殺之以立威鄉落以故鄉落之
被追者但見百人往不見一人還其所以群起而拒捕者非拒
捕也為必死之性命爭也追愈急則拒愈甚拒愈甚則追愈甚

不獨田主租戶交相敵讎而官司人戶亦交相敵讎善良怵而為姦耶田里化而為盜賊風俗大壞閭閻非小惟有復還祖宗舊制使縣道依舊任責催理則百姓可以服心疽根可以預絕奈何為人之幹者凶愚無知但欲多破主家費用方且越經上司張皇詞說大肆追擾以趣之此其所以日夕憂念為尉則力請上司以理索之或還縣道權華亭長洲等縣則自任理索一喫上人戶如期監還不敢諉其責於尉司而此境習俗既久終不快意情願有田而不取其租友又情願陪錢以賊害其人此殆未可以且夕悟今其六月歸自江陰有幹人王份者理索舊租凡十數引差本司弓手遍擾鄉落此何時也尚有此事無法甚矣所合具申乞賜台慈行下本縣收回元牒自行依條區處不許再下尉司仍牒主管轉運司照應今後應有理索徑自行下所屬縣道不勝世道之幸

申轉運司乞免行酒庫受誣告害民狀 辛酉七月

照對尉之為義本取除姦以安民今之為尉反或滋姦以害民蓋其去民最近追逮必經其手而弓手百十輩又皆無賴小人非真能持弓挾矢防護境邑如朝廷始初置立之意不過紛紛烏合傍官生事以媒衣食故凡姦豪之欲快意於所怨者必借之以為毒如某於本司所見其最甚者有三其一曰強幹理索就監租戶於尉司而陰殺之以立威村落其二曰兩詞互訴必屬差尉司躬親追捕以規破壞其家產其三曰閭里睚眦細故必誣告私沽買囑酒庫脫申上司牒尉司寄追以鑿空張大其詞凡皆害民之甚者某到官驟見為之髮立汗下自念職在除姦反為姦豪使毒民之具何以容身天地間於是首以理索利害申提刑司蒙通行一路尉司不許理索復以躬親利害申本府又蒙發察自此詞訟追呼不復差躬親獨酒庫寄追一事

上閔轉運使臺官卑路遠至今未得以利害聞雖今福星照臨
茲豪弄息脫申之事比前頓少而病根未除朝夕在慮何幸明
監司在上言之必荷除根敢因捧檄參臺之便百拜代一邑之
民以告夫官各有司尉司有弓手所以戢盜賊酒庫有酒巡所
以戢私沽兩不相及也果有私沽酒巡自足捕之私沽非強盜
比正不待弓兵而後可捕也惟是吳門鄉落姦詐成風或富強
吞併貧弱而不遂或破落欺詐善良而不從或甲家與乙家訟
而借途假兵或東鄰與西鄰惡而設詞求襲夫州縣既遠而涉
證對又難獨私沽事乃以官而治民酒坊官又比近而易達因
而誣告習以為常上司但見其公申而不知其被誣主管司但
知有奉行而不暇於辨問及計置曹案脫差尉司則巡船狃獨
義槍森列洋洋然視為利源誰暇復為之聲冤矣哀哉斯民何
辜惟此今年一月內有橫金酒庫官馬提幹甲馬千十一私沽

行下本司追捕甚急及行追問所謂馬提幹即係土人馬千十
二所追馬千十一即係馬千十二同祖親堂兄弟爭分具訟
在縣故妄申私沽借威上司以助隨牆由此觀之酒庫官尚身
自誣人况脫訴於酒庫以誣人者可勝計哉兄弟間尚以私沽
相誣况冤仇之誣告者又可勝計哉故凡實有私沽者皆酒巡
自捕凡申上司差尉司捕者皆非私沽湯問問之生聚壞鄉鄰
之風俗戕國家之元氣弊莫此甚所宜痛革敢望台慈備榜本
司併牒陪主管司酒庫官遵守使當此水災百姓不至重罹橫
擾且絕久患永蘇民慶國祚幸甚獨此申魏克愚不行

申判府程丞相乞免再起化人亭狀 辛酉六月

照對本司父例有行香寺曰通濟在城外西南隅可一里本寺
父為焚人空亭約十間以網利邪說謬見又溺人心合城愚民
悉為所誘親死肉未寒即舉而付之列燬杖棒碎拆以燔以炙

餘骸不化則又幸而投之深淵哀哉斯人何辜而遭此身後之
大戮耶其久切痛心每念革絕人微位下越越未發乃五月六
日之夜風雷驟至獨及撤所謂焚人之亭而去之其披勢罔俗
自詭視延聖壽之佛殿則固歸然無恙也意者此亭穢氣彰聞
冤魂共訴皇天震怒為絕此根越明日據寺僧發其陳乞為之
備申大使府蓋亦幸此亭之壞耳案吏何人敢受寺僧之囑欲
為影傍抄注張本即即不住行下本司勒令監造急於星火某
竊謂此亭為焚人之親設也人之焚其親不孝之大者也此亭
其可再也哉敢之焚人不可之事百拜為大使府告其謹案古
者小歛大斂以至殯葬皆辨踊謂遷其親之尸而動之也況可
得而火之耶幸其尸而昇之火天下慘虐之極無復人道雖出
尤作五刑之法前作炮烙之刑皆戮之於生前夫至戮之於
身後也後為謂夏交弗忌必有殃既葬焚煙徹于上或者天實

災之未可知然未之殃則凶可知也司馬子期欲焚麋之師子
西戒不可雖敵人之屍猶有所不忍也伍員以父之讎嘗掘荆
王之墓而鞭其尸負之倒行逆施極矣然雖鞭之猶未之焚之
也衛人掘褚師定子焚之平莊之上殆開闢以來所未有之恠
事田單守即墨之孤邑當燕將下齊七十城之後積五年思萬
死一生之計以激其民之奮死則襲用其毒設燕人掘齊墓燒
死人齊人望之涕泣怒十倍而齊滅燕矣然則焚其人之尸為
人子孫者所痛憤而不自愛其身故田單思之五年出此詭計
以誤敵也人子以此奉其親何耶尉他在漢聞漢掘燒其先人
冢故判陸賈明其不然乃服與之要約亦曰反則掘燒王先人
冢耳幸至不可聞之事以相恐非忍為之也酷吏尹齊為淮陽
都尉所誅其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說者謂其尸
飛去夫欲燒其尸仇之極也欲燒之而尸亡是死而有靈猶知

燒之可畏也廣川王劉去滂虐不天其姬昭信共殺幸姬王昭
平王地餘及從輝二人後昭信病夢昭平等乃掘出尸皆燒為
灰無道之極去與昭信旋亦誅死王莽作焚如之刑焚陳良等
莽亦旋誅滅董卓毒亂天下既誅炷其腹為炬不待盡燒人已
醜之矣東海王越亂晉胡羯石勒剖越棺焚其尸曰亂天下者
此人也吾為天下報之故焚其骨以告天地夫越之惡固且至
此亦夷狄之酷而忍為此也其餘誰忍為之王敦叛逆有司出
其尸於瘞焚其衣冠斬之所焚猶衣冠耳惟蘇峻以反誅焚其
骨楊玄感反隋亦掘其父楊素冢而焚其骸骨慘虐之門既開
因以施之極惡之人然非治世法也隋為仁壽宮役夫死道楊
素焚之上聞之不悅夫淫刑如隋文且不忍焚人則痛莫甚於
焚人者矣將玄暉瀆亂宮闈朱全忠既殺而焚之一死不足以
及其罪也然殺之者常刑焚之者非法非法之虐且不可施之

誅死之罪人况可施之父母骨肉乎世之施此於父母骨肉者
復往之拾其遺燼而弃之水則宋誅太子劬逆黨王鸚鵡嚴道
育既焚而揚灰於河之故智也慘益甚矣而或乃以焚人為佛
法然聞佛之說戒火自焚也今之焚者戒火耶烈燄以為火耶
自焚耶子孫焚之耶佛者夷狄之法今吾所處中國耶夷狄耶
滔之流俗誰與易之有識者為之痛惋久矣今通濟寺僧焚人
之親以網人之利傷風敗俗莫此為甚天幸廢之何可興之欲
望鈞慈矜生民之無知念死者之何辜備榜通濟寺風雷已壞
之焚人亭今後不許再行起置其於存念死生轉移風俗實非
小補

申提刑司之省免西尉狀 壬戌汪提刑任內

照對本縣部缺惟有一尉初無東西尉之分昨因本府無以應
副江湖丐謁之士私立西尉稱乎使白帖憑空權攝白帖者又

張轉張大其私白佔一兩間民屋私名曰官衙結集十輩破落
私名曰弓手擅開木朱記一顆日夜生事擾民私名曰文引去
天咫尺有此恠事使本縣人戶一半不見天日哀哉何辜淳祐
七年七月曾蒙本府禁絕且申朝省照會不一二年又為丐謁
者經營囑託踵襲舊弊擾民如前某去年十一月內遂申前任
判府王尚書已蒙散遣其徒將本縣所管界分照部缺及令某
正官一員管幹訖今王尚書既已解任某亦替去有日紛之江
湖實繫有徒將來必又有持闊匾稱西尉以毒吾百姓者按本
塞源必得明監司申白公朝之給省劄勒之聖詔庶州縣得以
杜丐謁而百姓永絕後災

再申判府朱大參乞免再差權攝西尉狀 壬戌

照對擾民之事莫大於白帖權攝權攝之弊莫甚於無缺初負
蓋無正缺而差權官則白帖奸人永同正任此其為患無有窮

已況巡尉之職尤異他官事無小大必經其手若以無請受之
假懸尉用無庸錢之假弓手相與害民弊當何若本縣照部缺
自國初至本朝有一尉二十年來本府無以應副江湖丐謁之
徒私自劫名西尉憑空白差權攝公然與本司及境並立使本
縣管下百姓一半不見天日淳祐七年七月日蒙本府禁嚴亦
曾申朝省照會不一二年踵舊弊以擾民者如昨知縣不敢言
曰恐妨本府人情也本司不肯言曰幸其分盜賊不測于繫也
身為親民之官緣情便私坐視百姓之荼毒不為一言是誠何
心哉去冬當飢荒之極百姓被擾尤為可念十一月十二日
遂申前政判府王尚書即蒙散遣其徒將本縣界分照部缺及
令本司正官管幹訖未幾王尚書解任某亦自念替去有日深
慮將來又有以見缺為名脫漏書劄經營權攝者遂於今年三
月內再行申明提刑司已蒙備申朝省訖今遇大參相公開藩

之始除弊郵民罔不在初所合具申照會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一

申明二

初任諸司差委事

權華亭縣申嘉興府辭修田塍狀

伏準使帖備準省劄指揮差官監修田岸仰見為民懇切纖悉
預備之意其下邑小吏奉承唯謹何敢容喙然有鄙見若不申
明隱情惜已自同寒蟬豈惟負使府是亦負朝命竊見本縣管
下園田盡在西鄉見今茫茫尚成巨浸未可施工向後水退各
有田主自係已事何待官司監督縱使官吏到鄉不過於官河
上經行一遭取鄉保責狀一紙而去僻村小港何緣遍及坐守
監視恐無此理縱一處可監其餘凡幾鄉幾園安得一一而監
之古有田畷之官固可往來阡陌與民無間時異事殊百姓畏
官如虎凡欲利之適以害之今歲荒歉被害最甚諸司重疊差

官檢勞諸鄉勸分撞場旁午者保以上迎接不暇吏卒之擾為
官者兩耳目尚檢柅不及或所差不得其人則其為擾朝廷又
安得而知惟有省事即是便民除此以外更無他說况田岸之
事小水利之事大田岸之事在民在民者在官不必慮水利之
事在官在官者在民不得為必欲利民使之蒙福則莫若講求
水利之大者竊考本縣圖惡南北東西各有放水之處東以浦
匯通大海西以大盈浦通吳松江南至通波塘直至極北亦通
吳松江此華亭所以常熟道自小人妄獻利便將泄水之也寒
為沙田朝廷不知一時聽信安邊所得毫末而華亭一縣多
被滄沒公私交病所失甚多今若準舊開浚則百姓自然利賴
其為修田岸也大矣如蒙申請捨田岸之小而修水利之大幸
不勝甚或朝論已定不可挽回則乞止照坐下指揮就本府自
行差官在本縣不敢干預其說有六州縣皆守民社不敢違法

遠出一也縣與郡官共事則得相容比委涉妨嫌二也趙知縣
恩出鄉勸分縣事盡廢無以供發本府板帳苗米幾誤軍糧今
不可再三也憲司差委專令勸分日夜趨趨尚未全備飢民嗷
嗷滿市又日日親自煮粥以救之不可施離四也得合虛帳欺
罔朝廷其難死不敢五也省劄止令各郡差官使判亦不曾差
委本縣而吏文行移輒私添知縣躬親同往之語是不聞朝廷
不聞使府而吏筆輒得以行其權為他日督貴誅來張本吏奸
不可縱六也如前之說則倥申朝省別議施行為上如後之說
則自行差官不涉縣道次之更有一說雖平而實間但鏤榜曉
諭圍田人戶趁今農隙作急發本修築水壞之岸以備將來差
官點糧則人戶自然盡力豈不簡而易行

權華亭縣申倉司乞米賑飢狀

照對本縣元行勸分止糶有錢糶米之家應水壞廬舍蕩析流

離死亡相枕者全不曾念及其近准提刑司差來採荒自擊錢
麥滿途縣無粒米分文可以救之上戶因勸分之初減價太甚
糶數且不肯認無緣可更創出名色今其白出米斛賑救其一
時作急盡出已俸倡率煮粥兼出下俚之計効尤浮奢亦疎
頭緣化請孝職以化士夫人家請寺僧以化街坊市戶且揭榜
通衢救得一人是一人救得一日是一日不可過慮將來自壞
善心以立視吾天民之死隨何人心響應見已夾截空寺鋪釐
薦稻草分男女堂止宿六七百人元初雖說救一日是一日若
救不到頭其實何補就食漸眾來日方長凜然後憂叫地號天
別無門路仰准提舉判府國史吏部視飢由已全活一路華亭
鄉落貧民亦曾受惠賑米八千石獨此等流落餓夫不在本村
未慮顆粒敢恣危忱仰干大造乞賜那撥義倉米二百碩分撥
華亭興聖南禪兩寺粥局接續救活且使人心感動樂施者衆

則繼自今九注一命以上皆上臺之賜某無任激切俟命之至

權長洲縣申平江府乞添放水傷狀

照對某恭準使命本為勸分既兼攝邑之名併負催科之累一
已之勞若固非所憚百姓之疾苦何忍不言然此財計所關頗
於大府有礙躊躇屢日冒昧一鳴惟仁慈痛察今歲本縣被水
苗田半蒙朝廷全放計苗一萬二千七百餘碩續准蠲放一分
計苗一千二百七十餘碩則是其間一萬一千餘碩之米已放
而復催人戶素恃朝廷仁厚不信有此前後抵牾之事見經轉
運司以上官司處處陳乞以俟恩命之復還雖朝省指揮區處
至再決無又改之理而人心憂望不肯將顆粒就縣道送納
非不催逼惟有喧訴使縣道官吏更無顏以對無辭以答此事
若以民情言之被水去處委多全沒某屢行河港實所親見無
苗而使納苗不惟事理不順亦使何所從出况檢澇之官重疊

旁午自秋入冬田里騷然亦照然勞傷上聞今日之擾我者他日必有以大濟我也今乃反使顆粒無收之地白輸價直陪貴之苗前此檢放徒成虛擾揆之人情真有難強者若以官司事體言之則倉庫皆空用度方闕常年全收猶且支遣不敷今更放多則郡計豈不愈見狼狽兼之軍食民食兩事適併別無措置之方惟苗稅力出在衆勢亦只得且令人戶以荒熟處相補優納且已有放未為不恤然而官司之苦人戶誰知人戶之苦官司當察使朝廷無續放一分之說則元放之數在州府安得不行況分浙右三郡之灾猶幸平江為輕惟本縣湮沒處稍多向設不幸如安吉等郡管下全沒又將何所取苗今亦只得依民情郡計兩權其宜或於朝廷續放一分之外更與寬之一分則民拜一分之賜自古恤灾之政惟寬租減賦為先今雖適當郡計築底事動輒而尚且幹無為有莫粥散米街市之民歡聲

雷動况農民艱辛之事又豈可不量與甚酌若日朝廷止放一分在州府不為增放則朝廷元會盡放擴廣上恩消弭民怨此正為君教民之青非專擅也量減有恩人必速納其視今來強迫而未應正亦未為失利某人微位下不敢僭越盡言仰待大府寬恤之仁親見人戶號訴之苦輒轉以上聞無任俯伏俟命之至

權長州縣申脩齊二尚書乞免再造帳冊

昨晚恭準使牒備查省咨行下令本縣再分類造水傷帳冊某照得此項本縣近方造訖書寫裝背半月而後辨所費凡三千七百餘貫納冊之費不預焉公人無緣白陪此錢無非出於被水鄉民向也擾之彼猶望其放苗也今苗既不放官司復以此擾之可乎縱使今來開申細名即是向來混申細名既不要放苗米又不再散賑濟不知關防州縣欺瞞何事而多事若此一

言以蔽之不過上司公吏欲得納帳冊常例錢耳先生清直之名聞天下受知君相如此深厚欲望點對回申毋重為民困

入提刑司慎乞疎決余驚

誤蒙收錄莫知報稱惟有忠告或可少裨萬分自今隆冬在即囚繫者衆先生憂勞於其上而小民不及知小民怨謗於其下而先生不及聞為今之計其策有三其一先將平江府在城四獄四疇及康柵等處見叔人有小節不圓及追證未備並與決遣其二監贓所欠不多及元監數少人並押發其三前政詞訴今任不曾再詞者並與刷類何閣行此三者自然謗議立息師言允穆矣某僭越萬罪

總所差踏江北三沙園田回幕申提刑司狀

某近準總領所差踏常州江北三沙園田十月二十一日至魏村問統兵官趙喜龍借水哨馬舡渡江就訪軍舡事體乃知本

寨元管五百人見存止三百五十餘人元管大舡二隻船舡七隻平江府續撥防江舡二十隻提刑司新撥水哨馬舡三十隻大小共五十九隻通大小每舡以二十人乘駕非千餘人不可今人數不及三分之一舡多軍少舡必乾闔損壞趙統領蓋甚以為憂及既渡江見淮民殘少動有骨肉不存之悲問之則曰淳祐元年二年七年九年寶祐六年五遭韃兵官司又歲歲清野但過令過江遷避而自調遣把隘以來民間無舡止有官司渡舡兩隻淮民老小輜重自泰興縣界一帶擁來不可勝計兩舡搬載不及急則兩舡不復搬載每一沙嘴數百為郡號哭水中不死於水則死於韃以致田野蕭然皆坐無舡之故某聞之惻然因而竊伏思念江南之兵方以多舡為慮江北之民乃以無舡為苦若以江南魏村寨輕小水哨馬舡五六隻便於載人而不可為商販他用者貴付江北制領鄉官等人分管之使之

皆受本寨節制遇急則以此舡搬載老小輜重而南彼此軍民
委為兩便但恐議者不親見彼處事情以為舡留北岸不無資
寇之疑某請明其不然三沙北至淀水四百八十里南至魏村
江面僅十八里每遇風塵之警淮東制司率於月十日前預行
清野此時此舡即與淮民頃刻而南矣資寇之疑可保其高
無之利則有七准民老小皆可生全一也牛馬衣糧不為盜食
二也頭目人自濟鄉民不乘急邀索三也船隻小管有人不至
風日曬損四也江南軍寨兼管江北民兵急勢倉合五也就用
准民乘舡勸力防拓不增糧而坐增兵六也事定即載北歸無
渡舡搬載牛馬輜重之費重為民困士也兼之三沙去揚州百
八十里鞭長不及馬腹故其地雖在江北而實分屬常州與魏
村等今以常州管下之軍舡付常州管下之制領救常州管下
之民命以其守常州管下之江防人情事理亦無所不順區區

欲望台慈割下魏村忠節水軍將新近發下水哨馬舡三十隻
內撥六隻差三沙統領范文巨印彬各管兩隻鄉官唐文煒盧
茂各官一隻雖撥六隻仍常以五隻留兩岸止以一隻留北岸
以解或者万一資寇之疑脫遇清野即以此一舡併取南岸五
舡早行搬載老小輜重歸南相與守江庶幾准民均拜生全之
造軍舡獲分管顧之憂其於江防亦非小補及也一所屬諸司
照應

提舉司差散本錢申乞省罷華亭分司狀

照對其近準使牒差往嘉興府管下散還亭分司本錢凡天涯
海角細民平昔含冤茹苦不見天日之地一一親到因得訪問
亭場如昨龜數無減而監課折陷其弊安在乃知皆自華亭分
司苦楚推剝致亭戶逃亡始夫分司幹官祖宗法所無有也頃
歲今留守馬端明持使節閱亭戶赴本司期限涉遠分遣幹官

一員以便民日引月長姦民黥吏不得逞於縣道者翕然視為
淵發偏方下邑一介小官赫然振監司之體影附並緣實繁有
徒氏無所措手足而國課無與樂辦者矣請試以親所見聞之
實言之亭戶本與官為市有貴而後有納不待明言雖三尺孺
子知其決然不易者也自置分司亭戶一到請不需常例錢者
窠苟聞二十有二細民無一敢嚮惟上戶名統催者領之支應
需索之餘所存無幾往往又以欠額抑令八十貫折納鹽一斛
請錢亭戶往往徒去而歸不知本司嘗許其然否乎是買鹽不
以不錢惟事抑納使亭戶逃亡而鹽課折陷者分司也上戶與
下戶均為齊民彼所自有者本亦一蠶耳官司以其事力可以
濟乏材智可以服眾使之督辦謂之統催亦必勸以恩禮然後
拘以法制人情所在恐有樂為之用者近者分司吏率視為苛
貨而漁獵之係繫其妻妾破壞其家產其至有訊棍荆五十而

一荆取杖錢五貫者是一訊之頃為費已二百五十千他可類
推矣某日見浦東場等處高堂峻宇毀折垂盡問之所產本地
輜夫僉謂此皆舊日富家上戶苦於追捕今雖麥粥亦多不給
不知本司嘗苦之至此否乎是斲喪根本枝葉無所附麗使亭
戶逃亡而盜課折陷者分司也天下細民之苦莫亭戶為劇豈
止冬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而已哉夏日酷烈人所以避
雖病夏畦者猶避以箬笠獨亭戶反就之以為涼蓋前鹽竈舍
火氣熾盛一出青天白日之下即清涼也冬寒雨雪官司優恤
凡居里巷者皆焚火獨亭戶反因之而重罪蓋煮海為鹽全
籍晴日一至深冬沍寒之際必缺額也推此以往良苦可知原
其得罪於官亦不過以利源之所自出猶象焚於牙耳是必優
恤誘致俾其樂業乃可得盜况如其所經歷下砂青村表部浦
東等場三數百里無禾黍菜蔬并泉所食惟鹺水煮麥不知入

世生聚之樂其若尤其所宜痛恤分司廳已去之官斷杖乃曰
不下四百座半歲之間死於非命者七人不知本司嘗罪之至
此否乎是待民不以人道惟事非法使亭戶逃亡而鹽課折陷
者分司也本司半月一比較分司五日一比較本司牌匣之費
聞近百千分司牌匣之費過八百千五日一差獄子帶家人數
輩取亭戶每場七八百千或至千貫循環不已者比分司所施
於華亭管下四場者如此本司無之也五日一差獄子自書數
十引遍場官會押追捕鎖縛亭戶家婦女取錢四十千則放押
至廣陳鎮百二十千乃放更迭搔擾此分司所施於海鹽管下
蘆灘一場者如此本司無之也曰補鹽曆五日一批七十千曰
巡鹽曆亦五日一批七十千凡皆常程之費如此此外非泛橫
出加以罪名有費至萬貫者蓋無一不出於亭戶此其使亭戶
逃亡而鹽課折陷皆分司為之亦既大甚矣况復以亭戶之所

已納分司及從而折陷之者其事有二又非本司之所及知也
蓋分司即本司一幹官在外者耳而體貌幾與本司將三司六
局排軍役事無一不備茶酒至八人扇吏六十人又各有其徒
名貼司者二十餘人獄子十餘人其徒號親人者一百五十餘
人自司屬至橋散蕃通近而五百人合兩買納官一支鹽官四
廳在縣共十餘人人以十口之家計之是十萬指衣食於亭戶
故雖吏胥之文移日以繁卒徒之隳突日以頻而所得猶不足
以飽所欲遂於納鹽每斛一石五斗四升之外增鹽二枚買納
官支鹽官及催吏又各處監臨詐言斛淺更互喝令罰枚枚率
近一小斗此實亭戶之所已納而官反歸之於私多搭發鈔索
白自折陷之者一也每斛官給亭戶本錢價十五貫今亭戶無
鹽折納八十貫亭戶既已絕少官司坐下最高年分數目額既
未嘗不虧則亦未嘗不折納名曰抵當沒則官自買鹽夫鹽出

於亭戶者也亭戶無益可納而納錢矣官司既取錢於亭戶將
買益於何人耶此不過以多量羨餘塘抵數目而錢入官吏之
手使官不拘納此錢而上戶以此錢接濟下民亦何至無益此
則亭戶之所已納而官自折陷之者二也增校折納本皆屬支
費場然不與分司聽通同則支費場不敢自為支買權輕人所
易訛詫以分司則人之視分司即本司無敢輕出一語故曰亭
戶逃亡而鹽課折陷皆分司之為也其不倭竊謂必欲亭戶之
逃亡者復業鹽課之折陷者復舊非省罷分司聽不可夫分司
之劫直為吏氏也今反害民理宜省罷所不待言若曰無分司
則追會遠其謂自華亭過長泖澱湖止一曰水程非遠也免分
司五日一追而就本司半月一較雖遠不易前日之近者乎若
曰無分司則拘權難某謂諸場催到益皆場官准吏自為之分
司無毫髮力也免分司苦匱而專責合場官吏方將易權安見

其難者乎往歲未創分司課額不妨登足自創分司二十年間
課額反虧無益有損而不行省罷弊將安極乎且華亭之以幹
官分司猶鹽官之以知縣提督也知縣提督無補鹽事前准東
趙總領昨任本司提舉日已行省免官吏民戶無不稱決况分
司之害如此而可不以趙提率之省免提督者省之乎某屬邑
小吏何敢僭越言本司重事幸今聖化更新軫念畿輔內地前
此罹苛刻之苦妙東鹽司痛清宿弊以救根本而某乃首辱使
令儻德情惜已拘守文法不以利害之大者告豈惟負使令是
亦負國用是不避斧鉞之誅纖悉以聞敢望台慈特賜詳覽事
若何行之自使司敷奏朝廷將晚創華亭茶鹽分司徑行省罷
併將買納場文武兩員省罷一員止存留一員許文武遍差仍
自使司立定買納場吏卒人數給板榜文留去後不許私自增
添本司常行覈察違將官吏重行區處豈惟國課之幸實國脉

之幸其無往皇懼俟命之至

權華亭鹽申乞散還貼袋鹽錢狀 庚申春孫提舉任

照得此項舊係本司增收客鈔每袋四貫貼買亭戶鹽二十斤以潤鹽商官司既以見錢買鹽價直又與本錢無異亭戶誰敢不伏就買止緣事係晚創本鹽率待鹽到方以此錢令項分付網稍支還亭戶網稍以牛船盤費為說批收入已不曾付還以致官司雖支見錢亭戶不免白納含冤欲訴想非一日今幸上司清明每事務加優卹亭戶得以吐氣遂行執說不肯付鹽事理曉然無可疑者所合具申使臺行下諸場照又例催發外今將將貼袋錢同元數鹽本錢併單攢筭頓還亭戶庶使網稍不得弊匿亭戶自然樂輸其餘鹽監併乞一體施行

申乞添入戶賣鹽袋蒲草價錢狀

昨準使牒催鹽未買蒲束拖照牒內開列寶祐四年五年六年

欠四萬六千八百七十七斤去歲開慶元年欠二萬四千三百二十六斤今歲景定元年併續此本申數上欠一萬八千七百六十三斤舊欠反多今新欠入今歲未及兩月而蒲已垂足其事甚怪及行逐一訪問乃知蒲束元係隔歲預買今歲之蒲買於去歲娶歲皆不足而今歲獨以足聞者去歲毛分司力也其因竊伏自念此事雖若可為今歲已買蒲束喜亦不能不預為未歲未買蒲束憂蓋毛分司見謂酷刑幾月之間死者七八人見於縣家之公牘而公海之民至今怨入骨髓筆楚之下何求不得其催足固宜天下忍人不多毛分司驟足於此時必將愈不足於他日而催數之所以常不足其情亦必當察者每鹽一袋用筴三領每筴一領用蒲斤半每蒲一斤用買價錢七十五文舊會竊謂此往昔價也蒲無種賣者准於海漲蕩地刈薪之人搜買每薪一擔可揀前二斤得之亦艱矣而斤價七十五文

舊會徒足錢今不過四文莆固賤物一日之力可揀幾斤莆而
揀者可給食耶本司營下華亭倉織蓆於祗園局祗其餘平江
等倉織蓆於福山局歲各用莆二十萬斤共四十萬斤例差近
海金山戚滌杜浦三寨兵催買於牙人之手復差華亭兩尉司
弓手以催督三寨之兵催督煩苛人情畏避牙人舊三十家今
次第逃工是存者止四家曰夏百十曰孫百一曰陳亞七曰夏
千四而也夫以斤數如此之多價陌如此之少其出其難其催
甚煩而牙人又多逃亡當毛分司威猛竭澤之餘其事豈易繼
耶竊謂天下事已極則當變通本司弊事已無一不極若亭民
逃亡益課折陌弊亦極矣提率左司一建臺之初凡民戶所欠
官司之舊蓆盡皆蠲放凡官司所欠民戶之舊錢即與還民
多復業課亦旋登此近事亦通之明驗也買莆雖若甚微而關
係益事為最切其虧額雖一若益課之顯顯而積欠官司價錢

亦不少其牙人逃亡與人戶納數多而價錢少雖不若亭戶受
弊者衆人所共知切計閭閻之疾苦亦未必不與亭戶等謂宜
變而通之或將往歲積欠無斤兩納到數目而徒費帖厘催督
者特賜蠲放或契勘一歲客人所入袋蓆窠各錢數與本司所
給買莆織蓆錢數有無可以增減買價及契勘先來立價七十
五文一斤之時會價必是七十七陌未曾減落會價既減之後
曾與不曾令客人補添錢數如無補添亦合區處某聞官與民
為市其弊多失於貧古人一夫不獲如已隱憂催莆四十萬斤
不獲者當不一夫而止况鈔客入錢買袋官司不過而吾之錢
買之民豈可不持衡於上使之兩得其平等以政場之道論則
予者乃所以為取往歲不知變泚出錢之數雖多而收莆之數
不足官司白折此錢不可復得其與增價於民何異官不明增
民亦昏賴特不以為恩而以為怨耳幸今上臺清明事事務從

優卹人人放若更生此事若知而不以告則為坐失良機後將
誰問備述所得細大謹一一以聞取自裁擇買簫又近或速得
見之施行庶不誤將來官事

申乞散還鹽袋機戶錢訖再乞立定期限狀

照對祇園局機戶工錢舊欠既蒙支還今歲正月分錢又即蒙
發下小民幸甚然尚有小節目合行申明機戶散居華亭嘉興
海鹽管下每一引喚官司頗煩承喚之人寧免需索今欲每月
織到袋簫必於次月初五日本監申總數到本司初十日本司
發工錢下本監十五日機戶各自到監領錢本監隨將領錢帳
申本司照會立為定例永遵遵守日下先次備榜三縣界首白
牛鎮張掛使機戶通知仍帖本監遵照

申寬免網欠零細及孤霜貧乏尹外再申乞作區處狀

照應亭場發鹽多是增付稍工監中交鹽不過舊來之斛以安

所發察其所交本合有餘安得有欠今一之足也他戶十至四
五一戶之內人數十常二三諸場買民鹽而輸之官稍工盜官
鹽而賣之私將來比較格目只據監中收數則發監多而申數
少是場官催吏受其弊將來支散本錢亦照監中收數則納鹽
多而得錢少是亭場人戶受其弊監中雖常勒令監納不過移
新補舊前拖後壓愈積愈多蠹壞國課不可教計是朝廷之困
用受其弊虧官害民莫此為甚此而不問他皆毫末然前此官
司亦何嘗實之不問哉分司之申解本司本司之寄配監贓罰
不為輕弊方滋甚去歲毛分司以其大活此曹惟有自經構瀆
盜賣終亦不為衰止蓋聞分司聽每稍工十般到岸先納諸色
局次錢共一百五十貫若不盜賣官鹽此錢將安從出不澄其
源而欲清其流宜其救止之無口也今自提率左司建臺以來
住免分司盡絕蠹害其源既澄其流可清不於此時而謀救止

更待何日但乘機會固不可不速而議更革尤不可不審疾惡
大甚則非中道非中道則不可久行以故自某承命到此暫行
管幹此事未嘗一日不在心而猶未敢輕與嘗聞監中有人管
押謂之押載亭戶輪人共押謂為軟預此皆前人置立以防稍
工者而近多不用恐工率行人意稍工既有贏餘亭戶亦可自
載不欲自載或置循環厝批照兼將一百合足斗一隻用白苧
較量監中見用官斛量一石三斗百足合併前件議事移文諸
場令官吏民戶同共商確便與不便仍各以百合斗量計亭上
發鹽之斛所貯多少他也有長策悉令見報續據各處報來並稱
稍工無策閔防亭戶無暇自載清願增加斛耗請從上司立定
器斛發下各場交量仍付稍工抱載謹將各場責到清願狀運
粘繳申竊照前此官司不恤亭戶稍工得以肆虐有量至加七
八者近因亭戶見恤於上強者至以法言有不尽與稍工食利

用桶或用斛或剖破舊斛而無可用或斛少竈多而不足
於用大小無度增損惟意官置斛器無急於此立嘉量以示民
極此自昔有臣有家者急先務以前民用爾况官與民為市官
又往往不接之親見聽無賴稍子自行交取於草野間不立之
準私取又將安極耶近者使某榜示諸場許給官斛民歡如雷
旋因權買納官王提屬以妨耗折回申斛不敢輕付民心殊竟
失望而望之至今猶不已今既以監中與諸場參合又取會諸
場公議合昨監斛每一小場給斛二隻謂如浦東管四子場合
合他復化可類惟貼益加耗既有責狀聽其自處早乞製造發
下此斛一定人戶既免多取稍工亦無推辭却議所以善處之
策某連日在此詳觀默察深思熟計大抵稍工不畏斷罪而畏
不得為稍工水絕利源官司之治稍工責其補還盜欠所得甚
微不若旌別淑慝擇其欠甚者汰去之以絕無窮之蠹某既到

此三數月之後刷類諸船全不欠所得甚微不若旌者有欠至
多者有雖欠而隨補者有欠欠而不補者一一親行引問其所
以欠之之由有稍工不親行而火下盜賣者有亭戶同至或自
載而稱同竈戶鹽未到有實跡者九皆前此分司廳一切不問
日受重斷杖血飛紅之人也某仰躄上臺仁意惟有至誠告諭
載鹽既無到岸之費監納又無杖錢之費輕重操縱又一皆輔
以上臺威信而行之欠者多補亭戶則徑牒歸本場會問責補
稍工之欠甚者牒各場差人獨押其船俟其補稍足釋最甚者
合竟汰去不至已甚者欲牒諸場應有鹽先付不魯欠鹽之船
無船可載然後付有欠之船彼以不得載為苦又當革心否而
不革者又從而汰之此某之區區鄙意如此如或可采乞機使
臺刪擇徑淨見之施行若以作新之機使人受之易觀感激而
不忍犯則竟自上臺將前任積欠見載監納者條畫蠲放一洗

而新之此後有欠本監月申必行斷逐永不許充載監稍工則
被將感而復畏尤為上計或謂此錢果放則官司坐失此利某
謂官司之利止在監中交到監數稍工之欠乃是監中未嘗交
到監數稍工得亭戶鹽不以到監官司元不曾支還本錢官司
元不支亭戶錢而稍工於佳支之後續補則官得其利苟從而
放之亦初不失利也况放已往之欠有限雖不放亦未易盡催
收將來之利無窮既棟別則繼此可使無欠其視畧不區處
行監納舊欠無納而新欠愈多者利害相形又何啻萬萬此外
又有所謂貼袋鹽錢鈔客每袋出錢四貫貼買鹽二十斤照本
錢價也監出亭戶而錢漏稍工向也稍工白取亭戶之鹽而近
來亭戶或不肯予稍工以鹽今來審責諸場亭戶未嘗得錢今
後但欲得錢情願出鹽夫買申之物而酬乙之價世無此理昨
已申明未蒙施行恐疑貼袋不可與本錢為一今後但乞貼袋

盜取之亭戶貼袋錢亦歸之亭戶足矣或併單各項支散或不與本錢同散皆可也近王提屬以亭支合得貼袋錢為舊係稍工所得曾將此錢發納而稍工監納錢一次某以方此申明欲歸之亭戶未準行下不敢遽然今若以前此貼袋錢作稍工納數而赦其餘以繼此貼袋錢還亭戶本價而定其令亦無不可
申乞免監贓錢狀

昨準使牒催林松贓錢已納者申解未納者拘催及索到元案拖照逐一審問元行承吏乃知曲折甚多有不容不申明者去歲開慶改元之三月本司差專吏於正額之外令項買鹽謂之令盜適不幸是歲春雨霖霖鹽課絕少且無正額安有令盜偶一得之彼此爭奪監官既欲占為正額以充數催吏又欲分為令盜以逃責催吏則倚分司為重而監官則據亭場為先一日有浦東管下楊葵等共發令盜三斛監官趙催煎奪而印為正

鹽偶毛分司到張涇堰散錢趙催煎出張涇堰迎接元印鹽專知林仁之子林松為驢子隨直本官分司廳遂以奪監事申報就擒之既而以正鹽令盜均之歸官不足以深治之也此場有雙竈戶逃亡十七八課額最虧改以此事送華亭縣獄鞠之獄具則逃亡不繫其首尾又不足以罪之也遂喚工浦東亭戶問鹽場公使誅求常例旋令入狀判送縣獄再鞠之計以一戶曾得若干總四場合計若干一歲既計若干積四歲又計若干紉而為數者至五十萬貫皆是因其一端迤邐長計即無實贓本司亦疑其太甚也行下止拘納贓錢五萬貫事已怨矣而林松亦無可納有一躰廳子戚文林僅胥里同罪亦係監納之數戚文嘗入贛本場衙前市戶胡千二之女既而從儻之離恨方新遂相與妄通此錢寄胡千二家胡千二不勝其冤也通行搜訪此三吏親戚相識稱自係元寄某人等家皆是得之傳聞初不

知其實迹厄會參奏究結牽聯凡平日初不識此三吏及元不
曾面接胡千二者又從而過脚轉注半歲之間巡尉之追捕無
虛日一境之內人戶之搖動無寧刻除鄰保官連外今照計以
欠錢掛名案內者尚七十五家聞其方監納之日被繫蒲庭鞭
撻無算所催猶不及數而止蓋蓋場聽子此少食利隨得隨用
以了口食安有積歲數萬在家之理亦安有田園細數寄附在
外之事今以一事貫伯之常例而推筭至於數萬以一吏究難
之妄通而後蔓延於百家事皆鑿空勢已築底故雖以毛分司
之威猛亦不能不中止於此正猶先朝韓中丞詳定放欠謂待
家業蕩盡方理欠數毛非住催無可催也今使臺布行新政並
已放免罷攤而停住分司正欲掃除煩擾况此事名雖有欠實
皆無辜元甲之數雖存元監之人已放家之破者尚哭人之痛
者未廖其人豈可復追其錢豈可復得上司未知因依固宜

此行下某既以考見終始豈容不據實申明所有毛分司元監
到錢已於二月十一日就寄庫錢數內申解訖田三百二十四
畝數內惟背浦鄉六保奚四七兄弟所種二十七畝係林松田
餘皆妄通並無着落其監到什物元係妄通本無其物被通人
旋於市上收買舊弊姑以充數見係毛分司封留在庫合與不
合申解或就此估賣其未監錢二萬六百餘貫元案雖是贖子
林松一人而掛欠却是百姓七十五家不獨冤枉委無追理區
區欲望台慈明榜免監一方幸甚

申乞免追鈔客舊鈔狀

竊照天下官事成於以實相與壞於以虛相欺以實相與者官
所以辦公以虛相欺者吏所以謀私也華亭鹽倉去歲並無課
粒存在但得施招新鈔以待新鹽不啻足矣他復何說此實也
今案吏搜尋屢歲不足之鈔數節節不住行下必求客人招兌

如果欲招足夔歲未足之鈔必先追足夔歲不足之鹽今新鹽尚不足以應新鈔欲將以何鹽興之而今補往歲之鈔耶此不過案吏觀望為此虛言無實故紙世界求計置耳今歲正月之鈔皆某二月內招到此舊歲已為增額二月十七日又帶補正月分一百七十五袋矣二月之鈔雖以最高祖額四千袋分三限每限一千三百袋坐下若論去歲實數不過二千六百袋又係廣陳鈔項數本監無之某遂斟酌作每限一千袋抱數招誘初十日頭限按期申發一千袋鈔數訖第二限係在二十日已預期於十六日招到於十七日申發一千袋鈔號訖凡此無非以實管幹公事欲免虛文督促使客人樂然就招也奈何案使反不使其私頭限申一千袋硬改五百袋作正月數以規新欠儘多為誅求張本第二限到二十日方當限過限方合檢舉行下今十七日預申之數方發當日午牌後奉之匣已下至申酉

間催鈔之專吏蕭大昌又按踵而至又以十七日到縣便令以十七日當限中以深文令其必受罰此非案吏觀望駕此虛文而何若以實論則見今預招已申之鈔尚有一千五百餘袋無鹽可支追補已往皆是虛文專差吏人亦成何用况煎鹽者亭戶官司當優郵買鹽者鈔客官司亦當善誘吐納往復彼此不可胥廢皆官司利源之所從出也向來本係五十一大招鈔正因上司不躡實情強抑虛數逃歸形勢之家官司雖一袋無與任責近方得邵衛太接續官司幸無闕事豈可遽忘前日之弊而不慮將來耶此來欲乞台慈詳察將去歲十二月以前應千積歲已無鹽貨虛存補鈔之數盡行住催截自今歲正月以後將一歲合招鈔數勒令邵衛太作四限分搭抱足每二月一次要見足數庶晴雨月分迤 內偶有最虧無備受責罰之日偶有最高無將來引例之患慮厚之至公私兩便其常常招誘

使常有餘鈔以待支打則專委支買官或客人恃頑支買官無預招到數須從支買官申訖方就本司行下帖催捨此則非泛行後一切進免上執其要下任其詳躰統亦順所有今來肅太昌齋到催牒兩紙未敢遵稟謹用繳納見到

再申乞免鈔客比較狀

伏準使牒責勸邵衛大招鈔自三月為始十日一申限兩月一比較竊謂此分兩事難並行矣十日一申限者舊來坐祖額索高價陷令欠折求招鈔者計置之弊例也兩月一比較者改其申請三月一次為兩月改其三月一次見數為比較舊來所無今割出之說也向也十日一申之時不曾有兩月一比今就兩月一比之說不應更有十日一申念其頃者僭越申請正以鈔法既通督責可免上執其要下任其詳聽令支買場自行招誘使基不過三兩月一見數而已已荷山判於從已蒙使牒照應

詳酌近來三歲中平之數定為每歲六次申數之法今乃仍坐最高之額仍拘十日之限而又添令兩月為比是某區區之請不能為客人除弊反更為客人添弊日久弊深客人必有欲食其之肉者矣切向比較之說起於人多今獨一邵衛大招鈔耳誰與多寡而今比較此又不合事情之說也某固不材然比事今實得之親見竊惟有塩則有鈔本不待招祖額縱不多有塩則其數自不能不增無塩則無鈔決不可強祖額須增多無塩則其數自不容不減前此最高之額亦是偶逢早歲塩出數多自然而增何嘗元有此數勒其相就繼此雖有此額歲歲坐下何嘗一歲可以後其相似亦文牒中空言耳招鈔之說却因往歲鈔法中弊塩積不行故官司以招為急今幸鈔法流通但不擾之客自踵至招之不善適以擾之擾之者拒之也非招也某嘗劣見始末本司管發催貨務元額歲八萬袋內華亭計四萬

二千袋此每歲總額也去歲三月分到鈔三千六百七十九袋
此本月近例也今蒙坐下四月分鈔數四千五百袋仍月分三
限催申此固從來常行但近蒙便甚已曾從某申請今來所行
與近準使際不類兼漆比較客情疑畏深念本司趁辦朝廷課
額惟客販流通為第一事用敢不避斧誅存此申審欲乞台慈
檢照元牒將三歲鈔數參定責令支買官招誘旋招旋申兩月
一見總數以防虧折所有本司月申省所竟將本監申到數逐
月細申上下簡便國家幸甚

申起蓋監水步屋狀

後臨官河鑿渠一十五丈引官河水之私

而水門以便鹽船交卸內七丈八尺

晴雨

卸鹽外七丈二尺猶在露天去處於脩教錢內造屋材二十間
將以八月十二日立木分司毛提幹謂日不利止之因猶至今

以脩教錢申本司計帳無敢陳乞屋木見頓空教過梅月必爛
今約計瓦籬板灰工食等費尚五千貫舊會欲乞台判於修教
錢照撥付監以終前工使水門之內兩岸皆屋船鹽隨處交卸
無致停積以妨摺運公私便甚

申楊提舉新到任求利便狀 庚申夏楊提舉名頃

照對今月初五日申時伏覩書表司批報備奉台旨發回啓劄
令別具本職合商確事件民間緊切利病并履歷脚色一本繳
申者右某領次拜手敬誦有以仰見先生略去虛文講求實政
一意為民之盛心欣快不知舞手某若以本職言則尉者慰也
善取除殘慰安良民今殘害者反借以為毒民之具失職甚矣
未暇言也姑以識之關於使臺著言之則巡捉私茶鹽礬是已
茶礬皆非事產惟巡鹽為管內第一事然此事亦何忍易言哉
某去歲初到官有弓手於鄉落補下私鹽僅兩包飛申之狀甫

投追解之帖踵至專人絡繹誅求百端解者被留審對數日其始甚訝捕鹽乃其本職何反被擾至此既而詢之乃知巡鹽有曆旬一繳申掌案之吏視為利源無鹽而轉曆其費少有鹽而申解其費多其錢息出隅保又因而勒令犯人虛攤轉注此事為鄉民之害久矣未幾前政提率孫左司建臺某首以為苦即荷除去鹽曆明給榜文捕者當聽申解訖事即致犯者隨時決遣盡絕通攤公私稱決如獲更生但榜內一項該說犯人船隻物件盡給捕人每捕鹽一斤給賞錢二百文賞不為不重而巨販連艘終不可捕徒使步販貧民犯罪日積兼之捕到私鹽係朝廷令項發賣客人本錢截留權貨務不到本司前項賞錢無所從出使本司挪移別錢白陪充賞後不可繼雖孫左司亦自悔之特以榜交既立信賞不可身自中交故遲留以待更新之政其謂巡司職在捕鹽前此及使以捕鹽被擾者固非矣捕

鹽既其所職今復重賞以酬之亦幾於過恩矣船給捕人之說可以因而斤給二百之賞不可以不革也况學民自苦官價甚微納官定額之外私鬻所以償本其勢決所不免而私販之大者千百為群出沒江湖必有盜賊之雄率未易獲私販之小者銖兩謀利苟免飢乏此皆貧困之極亦有可念東坡有言每斷犯鹽人未嘗不執筆流涕又言兩浙歲斷犯鹽者十七萬人終亦不為衰止大抵上專具利則下受其害勢有必至而利之所在害有不恤亦非勢之所能及禁道非賊於捕鹽者所當僭言耳某之僭言及此出位已甚而又有出位之甚者欲嘿不忍願卒言之往歲鈔法不通金提率例外創行幹運所在州縣鄉村遍行敷賣袋鹽吏卒船稍遞遞偷減暨到里正之手比官司元給斤兩已折大半而都保不獨仍拘元價又復高價敷抑鄉民縣吏不獨督促價錢又以糜費增敷都保淹延歲月展轉誅求

官司鹽袋發油幾何問問汝擾無一免者縱使鹽鈔壅積如前
有如此弊猶當痛革矧自年來客商輻輳鈔常行有餘鹽常不
足忍使鈔客淹滯無益支付反以袋蓋誣賣鄉落此何理哉此
何理哉嘗聞胥吏鄙俚之言乃請敷賣多得貫百之利不知因
為朝廷巧幹貫百之利反為朝廷陰失畿甸內一道八郡百萬
生靈之心孰得孰失孰利孰害耶鄉民之所最苦者役也役之
之所最利者義役也常平使者或在振率扶持主張猶恐不至
頃者柄國非人以利滅義視羨餘之多寡為官吏之才否時則
以私昵之人辱庾臺之節率管內義役米類以闕役而私自收
米為名盡從而拘有之甚者破壞其家產猷羨之數日雖籍是
苟充而義役之規約悉緣是廢壞不惟鄉落之民愁嘆滿野與
夫爭糾敗壞風俗而官司文移因無隅保無所責付亦煩擾其
矣夫義被民戶所自結非官司授田使之結也義役縱闕田猶
民之由非官司所當奪而有之也且民戶雖曰闕役而義役在
本官司奪其役米而義役而堂堂官府民之父母縱不能救其
義事之闕反利其闕而忍於絕亡之又果何以為心者耶凡此
二者皆使臺重事非某之所宜言獨以分來指揮令員及民間
緊切利病某愚無知竊意民間利病關係使臺無緊切於此二
者併敢冒昧以聞區區欲望台慈詳察或更別訪人言如其所
陳非妄即賜明斷立見施行以一快百姓拭目繼新之望公道
幸甚

申陳提率到任求利便劄狀 辛酉夏陳提率各淳祖

某昨循舊比僭具啓劄迎候前茅恭準指擲却而不受止令親
書利便劄子一封繳納出身脚色一本有以仰見畧虛務實爰
詢民瘼之意為之喜極踴躍某竊謂今世之所最病者虛文也
啓劄何為卻之誠是小官之所最喜言於上位者利便也而利

嘗常相倚伏今日害民之事多矣往往正自前日之言利便者始其尚敢復以利便言乎亦姑以害民之要者代之哀籲耳大抵官冗則吏多吏多則民困此事曉然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華亭上五場舊各置催煎官一員而共置一買納官於華亭以總出納之權他無及員也其後為人擇官增買納官為二詎名曰東西步全場監見存實有一塩倉共一水步而止何嘗有東西之分哉交塩者買納官打袋者亦買納官今有支塩見謂刺員別坐並壁名曰隔行何嘗因買納官多打而隔秤者曾與減其斤兩哉兩買納一支塩三倚鼎立吏率動以百數亭力已不勝蚕食之苦未幾復創分司一員合三衙為四而吏卒之數至於盈千以故亭民之富者貧貧者流民無所措手足而塩課亦因以陷折其開慶元年冬被檄親行其地為之心酸淚隨即嘗不顧利害不恤仇怨具以其實申聞使臺乞將分司廳省罷旋蒙

前政倉使孫左司遍加審訪知其所陳非虛繼申朝省住此分司止留買納官一員而加以提督之名方提督碎官未到間又嘗差某權買納官兩月九分司流弊之猶存者又一者數以聞悉蒙次第施行板木塞源擾民之根一洗民始還業趙復其舊至今官吏人戶皆能言孫提督之恩可問而知某無一語妄也似聞孫倉使易節之餘提督官到任之夕分司吏卒又又復夤緣而歸之分司之名雖除而分司之弊漸作濱海之民已有蹙頞相告者前日侍坐於先生乃忽聞東西步各分買納任責之說先生豈以其步真有東西乎豈建臺方新未有以利病之詳上徹崇聽者乎一步而置兩官初無可分之地兩官而督五場徒開煩擾之端今日一提督已成前日一分司提督更分為二是分司不惟不省而反增之也縱今日選得入禁防有法不至害民他日繼之者先生能保之乎正恐日久弊深小

民無所歸咎必曰增官擾民自其任提率始可不為先生惜哉此所謂害民之要者言之其他千條萬緒胥此焉出不足一為先生道也夫監司新政方議便民而塵埃底僚輒進狂言亦幾於不識忌諱矣抑又有不識忌諱之甚者既蒙特達之知欲嘿不忍敢併言之蓋聞國家之利莫大於權鹽權鹽之法莫嚴於私禁此朝廷之所常申明士大夫之所常主張而揆之事實乃有不合者某生長海邦每見私鹽之禁嚴即官鹽之額虧私鹽之禁寬即官鹽之額增豈私販者多反有益於公家哉宜損而反益此其事實必有當深察者官鹽買價每斤不過二文舊會實則不過十一文見錢而客鈔之搭發有增諸邑之取辦在鹽每二斤方納得一片是每斤官價止得五文使錢果盡入亭戶之手僅足以了納官司禁費王張一非其人反陪錢納鹽矣方今禁水價湧工本費煩鹽何從生而可使白納及陪

錢納哉亦曰倚贏餘之私賣以煎納官之正鹽耳故私禁稍寬則民有餘力以煎鹽私禁苟嚴則官鹽無本可煎雖辦之至死而無益况納官既有定額煎出即分兩項曰某項幾石輸官以逃責者也某項幾斗私賣以充本者也然則豈因禁嚴而民不私賣哉官鹽賣之上江私鹽賣之本土未有生產鹽之地而食官鹽者也官鹽賣之城郭私鹽賣之山鄉未有山居而入城賣鹽者也然則禁之嚴何益而民亦何嘗不私販哉故禁鹽之法惟當外示大防而內存寬恕外示大防者國計所關也內存寬恕者事實所在也二者並行而不相悖斟酌其宜而善用之此士大夫愛護國家元氣之盛心而難與法吏言也亦所以培養利源之所出而非徒為下之人計也私禁當嚴萬口一辭而某獨以為當寬又身具巡鹽之銜而口陳寬禁之請律之以法罪當萬坐然其老矣一毫無求於世苟一日可有救民之便則一

日必陳救民之言倘遇知己而不言某則有罪惟先生哀其狂
愚而卒赦之不然雖斧鉞之誅不敢辭某昨在前政亦因垂訪
曾條具事宜兩紙雖未必有切於今日恐或可為考究始末之
一助錄本併申

第二任浙西提舉司帳管

赴兩浙鹽事司稟議狀癸亥二月運司季鏞

伏準使檄趣詣崇臺俾條具鹽事之目有三曰復祖額曰卹亭
丁曰均支發蓋復祖額則可贍國用而恤亭丁均支發所以復
祖額也方今聖朝之革弊一新崇臺之講究已熟某舊司存一
底條方乞隨司解任顧何足以裨末議若以實所見聞而言則
於斯三者之中願以卹亭丁為急而不必以復祖額為名天有
人此有土有財此古今決然不易之通理方乾淳時世
無貪官監場官又皆小使臣為之畏法令甚於畏鬼神盡以本

錢與民交易無一毫侵擾而本錢之會價方高鹽本如柴新食
用之類皆職農人一歲一收利亭民無一日不收利人情所在
誰不樂為時則亭戶自謀衣食而鹽日多至今號祖額自嘉定
後提奉官以出剩充苞苴場鹽官以勢要得辟闕次第維剝時
事亦變會價日減物價日增人力無所償本徒獲持以強其輸
官遂群起而喧訐時則亭民與官司爭衣食而祖額虧又其父
也消弱不能復訐迨亡大半存者益苦而為官者不訊其顛末
徒責以吏文九官司所斷之罪名正窮民無告之苦事窮則亭
民前日所恃謀衣食者適為子孫禍而祖額二字遂為胥吏禍
民之話柄今欲救之但當充卹根本豈可更責近効而首言復
祖額哉嘗竊擬今日卹亭丁之策有六一曰發鹽司之積以招
流亡二曰除出納之弊以禁苛取三曰操躰統之要以省煩擾
四曰定散本之法以免虧耗五曰擇監臨之官以善催趲六曰

還產業之舊以固常心何謂發益司之積以招流亡夫益司之
所積無非益利之所餘財聚於上民散於下今若於所積錢內
小撥數十萬緡除黃姚一場端入大海收租買鹽無戶可招其
餘場分專遣一官出榜堆錢招其復業使之葺廬舍具器用顧
丁夫盡以予之分文不責其還則復業者衆祖額將不期而自
復何謂除出剩之弊以禁苛取夫鹽本錢每斤二百舊會特價
不過十一錢足又羅宛錢二交錢二稅錢草蕩錢柴租錢逢千
退一錢諸項並於數內尅退使錢盡入亭戶之手尚不足以
了納益糜費至張一非其人亭戶反陪錢納益豈可更取贏
餘今浙西亭戶盡住深僻蘆蕩沙地交益付捐工納鹽有稍耗
益有滴折益有對面益有罰款益徒轉虛耗二斤方了一斤納
數其弊皆始於出剩若不取出剩而一斤各得一斤錢則人
必大悅祖額將不期而自復何謂操統之要以省煩擾夫館

多則更多吏多則民擾此事曉然有不待言而小官分鹽司之
權其勢又不免引而高之吏卒之並緣尤甚浙西諸場舊各置
催煎官一員縣市置買納官支鹽管各一員而提率司總其權
於上其後為人擇官添兩買納添分司廳方併省分司并買納
為提督又分提督為兩檢察十羊九牧吏卒搔擾民不聊生今
或提率官仍舊或改創提領分司官欲許各場皆得專達而買
納官仍止負不許干預催督如舊制則民免橫擾祖額將不期
而自復何謂定散本之法以免尅尅舊來監官各自散錢久而
侵漁入已遂從監司委官散錢又復添取常例當面點名照散
轉背仍湊雜支間有豪民掩為已有今合選清強官借寺院夫
單車到場次第轉送不帶本廳一吏一卒所委官既免吏卒常
例場監官吏豪民等弊亦可搜訪革絕又須不待納鹽而後還
錢預於三兩月前頓數借本實得錢若干方實納鹽若干後次

散錢到場逐一駭問明白場鹽有所憚而不敢私尅則民得實
錢祖額將不期而自復何謂擇鹽臨之官以善催趨夫場官之
所賦者催煎也催之有理其出無窮其要在預給工本趁晴速
催有雨輒止不加鞭撻奈何晴明此限陰雨亦此限施行全不
中節展再適以肥吏况權攝類非真官俸請亦不時給其志何
在而能為公今若選委廉能官員許以便宜從事切近講求隨
宜興復本司厚加廩祿更牒各州按月支俸則場官得人祖額
將不期而自復何謂還產業之舊以固常心在法亭戶產業不
許典賣慮其無根着而輕轉徙也今不特上舉水田典賣無餘
而草蕩麥地坐落停場者亦歸豪右間有上戶以細紹為名初
不煎鹽而止據其地今若出榜曉諭立限歸還各委場官任責
有不伏者申上施行則民有常產祖額將不期而自復凡此皆
非某書生臆度之空談也開慶己未冬蒙前政孫提舉檄在諸

場問民疾苦次年春除去分司又檄權華亭買納嘗按本塞源
二去其害民之事九官司欠民戶錢盡還之九民戶欠官司錢
及盡蠲之一時逃戶為之復業雖僅及半年孫提舉遷易憲節而
是年鹽額亦為近十年之最祖額十二萬八千袋有奇常年皆
及七萬獨是年八萬三千袋有奇若孫提舉終任或再任安知
祖額之不漸復耶乾淳盛事縱未易言此實近事之明驗其所
得之親見者故區區願以郵亭下為急而未欲以復祖額為名
復祖額之名一立必有趣辨於其下以愈耗根本者固不若專
郵亭丁而使祖額之漸自復也若均支發一項則非某所敢輕
議浙鹽之比淮益恐多淺河狹港般刺之費博盡下情量賜
酌使鈔法流通則公私幸甚若近年增拘浙西鈔戶袋戶無絲
盡得徒費文移大抵鹽多則鈔多今鹽無停留而苦拘鈔鈔戶
若耗何以善後亭丁者鹽之所從出鈔戶者鹽之所從出納

往復皆利源所關則亦皆不可以不察其僭越及言無任俯伏
俟威命之至

繳還兩浙辟鹽事幹官省劄狀

伏準使命付下省劄辟差某充提領措置兩浙鹽事司幹辦公
事者照得効功尺寸正儒生之本心得祿升斗亦人情之至願
當司存更革百指窮途之日蒙甄陶造就一朝辟剡之榮可謂
竒逢誰不樂就念其素羸多疾薄命易災又當憂瘁之餘忽有
風邪之感水糝不入脉息將沉曾蒙差下良醫已是灼見真病
既而痲疾又復交攻臟毒不發者幾年今幾直瀉脚氣嘗得於
前歲此更作茲已知無望於生全豈堪復任於驅使欲望仁慈
之垂憫亟將威命以收回况斯東窠已有正負無煩冗食縱大
懷府欲兼衆議別畀時髦所有省劄委是無緣祇受謹用繳申
見到

辭兩浙鹽事司李運使劄狀

仰侍賢明僭陳忠赤竊謂天下好事一入手便當勇為若遲疑
苟且架漏歲月則出運事往身名俱辱負平生矣近者朝廷更
革鹽事選擇而任先生此先生力行好事之一機也如除倉場
出刺如還亭下宿逋如散鹽司之積以招集流亡皆當力請於
朝而行之請於朝而不行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哉今乃不
然上不過奉行省所之吏續下不過祖襲倉司之古本九片言
隻字皆窮民之所厭聞傍觀之所竊笑前日所以致鹽事之虧
壞者也如是而求復祖額是却行而求前也將何以稱朝廷選
任之意耶且所謂祖額者乾淳時鹽課也然必有乾淳之史治
而後有乾淳之鹽課先生自視今日所行與乾淳何若又試躡
問浙東西諸場之丁夫與乾淳多寡又何若去歲陳提奉在浙
西力任安吉州荒政去鹽場甚遠未嘗施以虐也而積弊督責

到今已極有浦東場上戶姓朱姓將迫於期限自經溝瀆者尚
二人其餘下戶鶉衣鵠形流離餓殍者滿東西浙皆是也亦嘗
有以告先生者否乎願末之不訕利害之不講事事不乾溥而
獨求鹽事之乾溥司存一筆兩筆管下千棒萬棒地位迫隔於
風雨哀號不發於耳目故雖以先生之仁賢亦安然行之而不
暇問先生自作邑作郡以來至今已積年賢善幸而蒙朝廷選
任又幸而得力行好事之機乃直苟且架漏如此此其所以私
憂過計甚為先生痛惜胃味一鳴而去惟先生察其愚忠而亟
圖之

慈溪黃氏日抄卷之七十一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二

申明三

第三任分司鎮江條陳轉般倉事上

申提刑司乞申朝省修倉并乞免江西米入倉狀
癸亥五月孫提刑任內

照對某近者祇領職事即嘗申禁絕濕米等條書然皆不過小
節茲得本倉閩繫稍大二事勢尤不容不早早申明一曰倉敖
多壞綱米將無所容二曰轉般良難隨時當有活法本倉初於
淳熙增於開禧又增於嘉定以敖眼計前後共七十有六今類
毀不存者十有四損而未修者三十有八見椿米二十敖見空
可備收米總四敖耳四敖所容約不過四萬石有奇見椿未滿
之敖約可共附五萬石有奇而總所鎮江取運江西米旋到旋
交若在道及未到尚約四十萬石有奇將何以容之耶且今本

倉所收皆江西米也江西經四十餘處沙磧行千五百餘里大江然後得達京口日久費重綱吏多雜濕惡則是交收為難准鄉支米將官自來多凌轢本倉官吏今又間見米色或稍異向來浙米尤易於暄炒則是支發為難嘗考轉般倉之名本為關津處停米易舟而設國朝以淮浙直達京師非便置轉般於真州泗州南渡後以浙米直達兩淮非便又置轉船於京口朝省近因發運司與此倉子母相私方改本司提領而轉收江西之綱革弊已精權宜甚善然頗迂路亦費水脚今既倉敷不足以容亦豈無變通之活法耶方今國家閒暇正欲廣積貯垂久遠熟若以江西未到米本倉所不能容者就截撥付兩淮比近州軍却乘此倉之餘閑選一精力將校亟修此倉垂壞尚存之敷以待今秋就交浙右官米豈不兩便此事本非某所敢僭及然使倉壞而不申奉米到而無安頓果誰之責戢守所在不敢不

言事若何行乞勅備申朝省

申提刑司乞浚甘露港狀

照對國事以軍餉為急軍餉以漕運為急古人欲貫串河渠至有鑿平地三百餘里我藝祖最愛惜民力猶首置斗門於五丈河良以大計所關雖勞費有不憚尔今京口轉般倉實依大江而立一水環其前後前引上河頭以南致浙右之米後出坤露港以沁餽兩淮之軍通徹無礙措置曲盡養兵百萬不費一夫擔券力也近來甘露港日就乾澁一月間惟兩大汛潮僅及之舟楫不通報運中痞問其弊源皆曰自往歲郡將拆去甘露閘板始夫智者謀餉變陸為水今反堙之寸步千里何哉或者之弗思耶其嘗妄謂此港之不可不浚其事有十轉般倉今所交者自江西米每米一擔自港外步般至倉在錢五百是一綱所費白增數千貫綱梢如之何不愈侵盜是此港之不可不浚

昔一也無港泊舟往往退藏焦山之阿候潮旋艤艱難萬狀港若開通則舳舻相銜徑入城市其至如歸是此港之不可不浚者二也候潮艤舟既待風色隔沙步卸能復幾何若徑近倉朝交卸而夕絕矣是此港之不可不浚者三也退泊不暨舟閣硬沙或近斗岸為風濤所撞若纜為他舟所絕往往損破失米皆由無所稍泊之故是此港之不可不浚者四也米舟急於稍泊每大迅輒數舟占港共作一坵截水旋雇小舟剝浚作坵之費三千貫剝浚之費不預焉舟之急欲得港若此是此港之不可不浚者五也兩淮諸司支請軍食其步卸出江而去重費久淹與綱戶之來入倉者同是此港之不可不浚者六也米艇近倉檢柅亦易今在僻遠恣雜濕惡是此港之不可不浚者七也南比之舟皆泊倉岸或遇對剝徑可就舟是此港之不可不浚者八也晚有緩急軍糧豈宜少滯國朝間假此事正當講明是此

港之不可不浚者九也不獨轉般倉為然大軍北倉正與轉般倉夾河而立南倉亦由此河而北此河通則凡裝運皆便此港之不可不浚者十也至若京口為淮浙之要衝舟楫苟便百貨可以駢集甘露實京口之主山港脉苟通臺郡皆有饑饉兼此邦地仰易盈涸涸苟有闕以時其啓閉農田之利益尤多此又軍餉外無窮之便也某人微位下凡事何敢僭越實以目擊本倉交卸支運兩極其難到任數日即親歷其地見大江之入京口者其道有四最西曰京口關總領所見於此支運河流亦淺頗費搬舂其二曰海鮮河其淺見係江西綱作坵截大迅潮以剝米其三曰鱸魚港尤淺亦江西綱棄大迅潮隱舟此地隔塘搬米以上詢之故老皆吳尚書任內所嘗開浚日久漸湮其四則今來所指之甘露港實居四港之最東在北固山甘露寺下北固山絕土如粉獨其北峭石壁立竒接竦人蓋游觀者所

不見豈北固之所以得名欤石之下為田田之外為港自利涉
門外遠土城而西入倉約二里可容米舟二十萬石最外為舊
石閘之基風濤所不及今居民橋其上稍深折而西為舊木閘
之基今網力乘大汛用椿蘆截水其地又漸入則港漸狹蓋若
民時采其傍然古岸尤存甚濶也自嘉定間史待制名弼堅營
浚治今五十年初本不至堙塞自廢閘十年渾水漸入舟始澁
而不通其竊意他港必未暇浚莫若先浚其露港石閘亦未易
復莫若且改置外閘為木閘如此則易害為利當盡如前項所
陳不然湮且日其害亦不止如目前所見而已也區區欲望台
慈詳酌其可特賜申明朝省乞從行下所屬作急開浚修復國
事幸甚

再申提刑司乞移還甘露閘狀

昭對京口居淮浙之衝故轉般倉非京口不可立甘露港又居
京口貫通淮浙之衝故轉般軍糧非甘露港不能快而此港淺
澁不通止因廢閘近已親行相視條具事宜乞申明行下浚港
復閘外今再尋訪到舊閘石村係發運司昨因此閘之廢移置
栲栳上閘見存此可謂廢有益事無益矣今謹詳具兩閘廢置
緩急對列下項

一此閘石村舊為甘露港外閘甘露港者甘露寺下引注大江
貫注鎮江府城中直達上河南至今行在所者也江水長
潮袞動渾濁退則靜緩澄而成淤每一潮入上河積淤率
一葉之厚不數年河湮矣故須外閘閉住不容長潮之入
必上河旱涸不得已方開板入之江皆淡水儘可溉田若
網運出入則隨開隨閉曾不移刻由此而論甘露港口不
可無閘閘不可不用石使之堅壯可以捍潮昭然甚明
一此閘石村近歲移作栲栳上閘栲栳云者義取灣曲耳於水

利軍餉兩皆無闕蓋鎮江城外可五六里有閘名京口閘
名京口閘鎮江城內轉般倉東北隅又有閘為則水閘京
口閘在外以限江水之入則水閘在內以制河水之出彼
此相胥二閘已備前人之措置密矣今發運司又於元置
則水閘之東稍折而南約百步外作閘名栲栳上閘此既
不預州縣水利事及訪問無端添閘之因則發運司每發
米到倉恐其出卸不盡到即閉置上閘之內候差人檢空
方開閘放行若意果出此不幾甚愚而多事也哉細指若
欲偷米當在中塗米既到倉交量豈復載去必欲檢空誰
敢先走縱防其走置柵已足漢人橫木渡水曰權至今場
務纂節無不用之革亭大邑四絕水中惟恃八柵作水上
城郭盜賊之強梁商販之狡黠未聞有不待啓鑰而越柵
者柵柵樊圃強夫豈官船載官米而獨須石閘以限

之乎敷天之下自古及今聞置閘以防水矣未聞置閘以
防人也由此而論則此閘之不必置雖置閘不必石亦昭
然甚明

右某元申未見甘露港廢閘石村去着乞且權置木閘蓋慮石
閘費大難狝歲也今既考見有用之閘見移置無用之地乞賜
更加裁酌或與併申朝省行下所屬除開浚外仍速移甘露閘
舊石復還甘露港舊閘其於軍餉大事實非小補

申提刑司乞免專人并豁耗狀

昭對本倉今非昔比本司既準朝旨提領必與其利而除其害
然後可無負提領之名興利之事二如修教如開港昨已申明
除害之事今再開申下項

一竊照天下事官與民以利交則弱之肉強之食其弊無窮官
司自與官司以官司之利交則齒利者齒爪剛者決兩強

徒自戛摩耳何弊之可慮本倉昨隸發運司每日交發運
司運到和乘人戶米壹萬石子母一家利源衮衮自景定
二年十一月內朝省革弊改屬本司提領所收乃江西綱
運欠折之米今歲取運又是鎮江府節制司淮東總領使
所兩大司存差向上官下視倉場如臨部曲况綱戶自行
盪槩東量必有西折而制司支米將官反又自齎大斛脅
欲多取官司自與官司交其事如此以故倉場日壞吏卒
日少氣象蕭索窮促萬狀而本司不知也每見前政文移
到倉殆無虛日每一牌匣差人齎抱費從何來其竊嘗譬
之少壯時有飲食嗜欲之過而無病病反作於晚歲衰淡
之日祖父時有富貴驕奢之失而無禍禍反作於子孫困
苦之世發運司提領本倉有市利食利而無督責督責反
出於本司革弊之後此乘除自然之理本無足恠然渾揚

濁務數有推移吏卒小人彼亦罔竢或前日所得之錢已
盡而今正貧窮或前日得前之吏已亡而今無干預彼固
不能自言而識者何忍彼雖不足多恤而司存柰何某到
任來於本倉即無一毫干預併已準使牒從申於本倉收
支亦無干預訖天日在上實非黨私但念轉般倉亦朝廷
一緊要司存若坐視其日壞而避嫌不為一言於心何安
區又欲望台慈自建臺更新應干文移無輕遣專人箇匣
庶使倉場不至重困為朝廷扶持保愛一司存是亦忠厚
之至

一倉米豁耗自有成法聞本倉近來獨不奉行竊嘗思之必謂
轉般倉朝交而夕支非積貯者有經久盪折之比意果出
此未為不當但兩載以來所收江西米多是經梅過夏或
因敖少米多宿米之支未盡而新米之收已附逆積盪

經及三歲者有之此等耗折若不早與申明使得依條理
豁一日清徹見底誰與陪備所謂專攢不過破皂衫窮漢
所謂糾級不過青布衫小民彼亦烏能自言万一禍責及
身惟有自經溝瀆官物之追理無地而本司之應酬方多
欲望台慈早賜詳酌申明施行

申提刑司乞造循環匣狀 癸亥冬權憲趙菊坡任內

照對本倉乃軍餉緊要之司期限既不可稽遠本司非刑獄追
會之事筒匣又不可輕遣某檢照近準使臺發下文字動踰旬
日方到緣是散遞鋪兵類聚方傳以致停滯今欲權造循環匣
兩隻責令遞兵專一傳報轉般倉分司常行文字庶可報應及
時未敢擅事若可行乞賜台判送案刊造遞發施行

申提刑司辨總所欲治本倉狀

西米到轉般倉交收被倉斗以乾為濕以淨為雜百端指勘及
倉官不肯任責監欠今來取運公田米許從本所覈察追入根
究等因依某照得倉斗綱梢皆非善良禁戢倉斗本司之事禁
戢綱梢總所之事彼此交盡其責正士大夫相與體國之心合
考其次第而通言之大率米出民戶無不乾淨米經綱梢無不
濕雜此三尺孺子所知者今欲運米果無濕雜請先自取運官
司始萬一關防不周濕雜難免則罪在綱梢其或果無濕雜尚
敢指勘則罪在倉斗若不早與兩下明白則綱梢恃總所之申
而愈增濕雜倉斗乘總所之申而私受濕雜綱梢有戒社盜粟
之利倉斗有交通取受之利而米一經水盪瀾成塵軍餉受
莫大之害矣若夫監欠未節自有成例所不待言所合具申乞
賜詳酌施行

申提刑司辨總所再欲追入狀

準使牒備準尚書省劄子施行淮東總領所再申朝廷乞明賜
劄下鎮江轉般倉如遇本所取運公田租米到來即仰從公速
與交量仍從般戶自行斛槩併照京倉交受運司公田米例每
網定要三日交收斗絕或有欠折即從本倉徑行拘收押綱船
梢任責隨即監納了足毋致抵牾如或本倉官吏專斗生事即
照已準指揮追人究實具申朝廷施行都省照得省倉下界交
納兩郡公田米每日不下壹萬餘石兼有出剩米反責還綱吏
轉般倉當體此奉行合議行下除已劄付鎮江府轉般倉遵照
今來劄下事理施行或稍有阻滯乞覓等事斷是追究外劄本
司密切關防具申今承本司牒其嚴切關防如運到租米即令
本倉從公速與交量其竊詳交量之遲速全係米色之好惡米
若乾淨隨到隨收日交萬石儘可遵守萬一關防不周綱梢作
弊米一有濕則決不容不曬米一有雜則決不容不篩自然皆

關工夫豈可驟言措勸今來總所申明固是仰辨朝廷之意期
於速辦公米但恐綱吏船戶不能仰體總所之意反借此脅持
倉官兼官司各有部屬轉般倉自係提刑司提領今詳牒內備
坐總所申請稱如或本倉官吏生事即照已準指揮追人則是
取運官司徑可追治交量官吏米有濕惡誰復敢爭况轉般倉
係朝廷之倉本司不過同提領同之一字言尊無二上權在朝
廷也故本司自提領以來非準省劄米嘗自有施行今若他司
徑追本倉官吏則於事理亦恐更合斟酌未委此項旨揮元係
如何行下所合具申使臺乞賜詳酌或與申審的實以憑遵守
回申提刑司備總所委監倉衆事列錢狀

伏惟使牒委令總使綱吏周高等供攤轉般倉衆取受交米事
例錢一十萬六千餘貫十七界官會事其拖照此事係屬前政
不知首尾遂牒本倉及據回申認數不對深疑倉衆猶有隱情

繼即喚上元堯綱過付人劉七胡七楊六徐百一等與倉衆對
證據供除綱吏自往市戶般磨入倉雜費外於元備十萬六千
餘員之數諸項實付節次其計一萬九千七百八十六貫一照
得此錢若一旦驟總成數槩率本倉而言之止如所設數已非
少若以人情之實事勢之漸而言之則經三年之久喻一二百
家之衆小人隨得隨用當時不過以了口食今去之年歲乃欲
追理還官恐非簡徑易行之事縱使一一可追亦何能少裨綱
吏元欠之多豈綱吏姑借此以少延監督耶若謂今來所認未
必盡實則供難詞主本司見準朝廷追呼候其出官併就使臺
取問未晚

回申再據總所欲監錢狀

準本司牒備准省劄施行總所申備各綱船力通難轉般倉專
斗等取受錢事牒某速與區處某照得近據總所令契勘總所

綱捐通難倉衆取受市例錢已即契勘回申訖今準使牒備省
劄坐總所元申行下與先來已契勘事理一同拊奉台判令某
區處速申區處二字在某何敢僭越使某謂此錢不當監理款
則錢於効凡護局行道之人亦知鄙笑某方念本司提領以來
失於立定程式以致今日船捐倉斗相與紛紛已連具申明及
嚴行禁戢期紀方來之弊豈敢今日反先自取縱容之嫌使某
謂此錢可以監理歟則倉衆皆是百姓執役正圍口食發斛者
得接斛之錢用款者得用款之錢數善抄轉者得數善抄轉之
錢情愿交加事固崔慕若以為賊則犇牛呂城脚船脚夫平生
靠運米以謀食者比屋可誅矣况數踰百家事經年歲當時未
必能了口食今日豈復可以追理若以抵欠是徒誤官某切詳
此事三歎 聖朝立法忠厚纖悉備具在士大夫奉行如何爾
綱梢將運米先支水脚綱梢已運米又與豁耗米設不幸風水

損壞船隻亦與從公理豁當此朝廷清明從公行此三者綱欠
之事思過半矣今來運米者總所之吏欠米者總所之吏利害
休惕莫知措手徒幸官負之更易匿其首尾而不言不陳理豁
之事反為難賴之詞徒與遷延少寬追逮此亦何足與區處者
區之見如此所合回申取自使臺裁酌施行

回申提刑司備省劄令為總所監錢狀甲子春李提刑
準使牒備省劄行下據總領所申乞監轉般倉衆納還元受
過綱捐交米錢事其屬在使令所合遵稟惟謹但官司監錢須
得詞主出官指定過付人與受財人三面對定責伏方可監理
今攤錢之人見係本司準朝省追辦想已到司乞賜就問的實
却與從公區處在某無緣可以憑空監錢須至供申者

申乞給散倉衆事例錢狀

照會某近準使牒契勘總所綱吏難賴倉衆受過交米事例錢
某因念今後總所取到公田米在本司有當預為區處者蓋倉
衆無非百姓執役正圖口食必有以力其贍養之方然後可以
絕其乞取之弊近聞倉官已曾申明未準行下所合申審取自
指揮施行

再申事例錢狀

照對轉般倉莫善於本司之提領亦莫難於本司之提領此倉
元屬總所然總所支米者也久而不能無移兌之弊繼屬發運
司然發運司乘米者也久而不能無通融之弊本司所持者三
尺法米之收不自我之支亦不自我一以至公檢柅弊倖提
領轉般倉忱莫善於本司矣然弊倖豈易檢柅者哉運米者船
稍交米者倉斗皆游手謀食世所指為無賴之人有以贍養之
尚不能防其私自乞取無厭之弊况贍養之未必能給者乎倉
之屬總領所其事已不可復知契勘發運司提領之時每日

運米一綱計一萬石每綱給錢七百五十貫船梢又以水脚錢
程其般量亦同官錢之數兩項共計一千五百貫以俵倉衆交
量掃撥抄轉數等者凡數百人自屬本司此錢無所從來本司
祇領之初又失於講求子細倉衆無以贍養遂於前日發運司
之例私自受錢於江西吏之手未幾總領所鎮江節制司各取
運江西米倉衆又仰給於兩司狎綱之頭之手衣食消於當年
禍患發於今日總所吏人恐欠折之及身則責赴力攤賴之詞
致申朝省以擬綱欠鎮江節制司止督綱戶納欠則前日以錢
交米者間有兇暴計出無聊私自取償甚至攔截倉斗行搶
取家計食鑊紛紛若此提領謂何豈非甚難之事哉往事姑未
暇言新米若何處分今省劄催督已經三月總所取運須有到
倉將使倉衆家食而官幹不受分文雇倩款不獨世無此理彼
皆嗷々待哺之窮民何辭以禁之將使船戶出錢以交米款不

獨被無此錢是又開其計囑容私之門何策以防之拖照本倉
所準行下明該每石帶米二升五合為運米到倉折費朝省洞
燭幽隱賂養倉衆必於此在條具緘悉區處明白使下之人有
所遵守實受委官司之事舛指之水脚若干各量地畝倉衆之
分俵若干各隨有分不獨小人各得其養實仁人之用心而程
式既定弊倖可革以善軍餉以省刑罰亦智者之事也不然則
運米將到明文未下倉衆或仍前接登情事例而綱稍指為乞
取以論訴或綱稍白令交量倉衆無以贍養各自外散致擔闕
官米皆不免為本司之累所合乘其米之未至速賜區處施行
申乞支舊米見底并巡倉

照對某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曾申本司大略謂轉般倉新修
公田租米新創以新倉收新米九倉之事並合一新乞賜備申
朝省施行聞至今未蒙從申今幸建臺方新所合再申開具下項

一修倉必須先空其教去年元申時尚有二十一教宿米自後
節次支撥督其興工外見今尚有一十四教有米積積未
可修動乞東賜盡數科撥令放眼空淨一駢及時修整
一契勘本司自景定二年十一月內準省劄同提領此各元登
承發運司見管在倉米六百四十五石七斗九升九合八
勺八抄四撮自當時本司提領以來截止今年景定五年
三月二十四日終節次共收江西帥漕兩司併和糴鎮江
府諸項舊米一百一十一萬八千一百五十一石二斗一
升三合五勺八抄四撮共支過九十七萬九百一十三石
四斗三升二合二勺八抄四撮內除淮東總所認糶米四
千五百八十七石八斗七升五合外合見管一十四萬二
千六百四十九石九斗六合三勺竊照在法倉米積積經
月以上每石許訟耗米二石舊在倉場積弊利於糊塗不曾

逐教支絕隨時申數其在發運司提領之日既以手糶手
運子母一家間有耗折不及三釐者例欲撥審以為贏餘
不與討見分曉及自本司同提領以來又不知倉場首尾
鞭長不及馬腹不過就用倉場申上之數亦無從計見分
曉今幸修倉之便舊米一顆一粒須用支絕合與逐教討
見耗折實數隨多遂少依實理豁其勢度不至耗及三釐
自此一番清徹之後公田米入倉重新起頭候逐教支絕
即時申有無耗折多少實數未免倉場前後套雜之弊
一本倉天地字兩教見有地板亦漸損壞蓋元初諸教無不以
板鋪地今亦間有閣檣地板之木及零碎爛版在地者照
得倉教若有地板既可免地氣蒸壞米粒又可免逐時收
買觀禱此事於倉教最為急務鎮江府江下多有客船折
船板出賣若就買鋪禱亦儘省事但慮當初計料官此項

不入料帳元科之錢恐買辦不敷乞速申明此係元申如此近又收拾得本倉拆下舊敷木植雖已不可為柱若弃短取長解開為板亦足添用併乞申明行下元委官鎮江府斟酌措置施行

一本倉正坐鎮江府西北隅瀕於大江人煙絕少去夏曾有盜入倉幸而警覺免致踈虞訪問老吏舊來亦委曾被盜除本倉人衆守宿外元蒙朝首劄鎮江府都統司於諸軍輪差撥兵士二十名防護巡綽以壯聲勢近年以來因循不差乞申朝廷仍舊劄下差撥而本司乃止牒鎮江府照得都統司之兵既非鎮江府可差而本司之牒又未嘗據鎮江府承準竟成具文稽遲數月今年三月初七夜又有盜跨墻而入是守宿斗級等警覺發戢趕去夫官倉而有竊盜數數類之此豈細事今來欲均遠申乞從久例仍劄都

統司差撥巡警庶絕後慮

一倉後三面皆甘露港繞之舊來糧運自浙達淮通徹無礙自十餘年前拆去閘板潮水積淤遂成膠舟官司不知復還閘板反併去其閘移置上河內閘裏無用之地名曰拷拷閘自此甘露港愈塞制司運米盡須步擔出數里外久淹重費又舡隻無所稍泊屢為風濤損壞某去夏到官首陳十說曾蒙本司申省劄下所屬開浚而本府舊官拖擦不行某又陳兩閘利害緩急對列申明而前政提刑去官今年二月十五日風雨曾壞江陰軍公田米三船此皆無港泊船之故兼盜賊跨越窺覷亦正因港塞無水台不檢照某前此兩申併為申明施行兩里之港工費不多朝廷為軍餉大事必不較此小費若許科撥則所屬官司決無不銳於任責之理併乞詳酌施行

申乞支米須給省劄狀

照對本倉久例必有省劄方可支米近來間有只據總所轉劄雖是所付本倉省劄偶然未到但恐因循不到將來本倉無憑出豁或倉官未見省劄不敢擅支有妨軍餉或總所他時急欲得米因而遂作轉劄名色倉官不敢申索真本三者皆屬利害乞賜申明應干科撥應副制總兩司詳覈糧米並將本倉照劄與科劄同時發下或總所轉劄徑可理為執照亦須明降指揮以憑遵守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二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二

申明四

第三任分司鎮江條陳轉般倉事下

辭提刑司發到省劄陞差提領所幹官狀 甲子五月

今月二十六日準本司發下省劄一道備本司元申以遙領轉般倉非便乞從省所別差京官分司蒙公朝止就差某管幹而未蒙明該仍屬本司同提領為之聞命震驚蓋本司之所申者期於得實公朝之所行者重於故俾期於得實者上官之至忠重於改作者聖君之至仁而某惴惴之私則謂公朝已從申則宜別差官未差官而暫以某承乏則宜且屬本司然此猶以一身之誼言之也抑猶有公事之利害在遽言之則為潛終不言則為隱僭之罪止於一身而隱之弊闕乎軍國敢席蓐待罪而言之竊計公事之利害有三其一曰本司仍同提領而分司仍

屬本司同此倉可保其無弊其二曰本司不同提領而分司別
自差官則弊在十年之後其三曰鎮江自置同提領而就以其
提刑司舊屬官為之則弊在日前嘗於本倉初屬總領所繼屬
發運司皆以干預出納久而不能無弊逮至改屬提刑司始以
風憲之權隔手以防出納通變至此而已極檢柅至此而已精
所未便者獨有相去隔驀之患尚如本司元申之說然使分委
得人常能以使長之心為心則隔千里可同對面處僻遠如其
親臨則亦何遙領之足慮且遙領之弊不過不能盡革倉吏之
奸耳正使司存切近吏奸亦焉能及革而司存不預出納本司
清淨無弊則遙領之為利也大矣其所謂可保其無弊者此也
其或不隸本司而別差資望已重之官則官稱屬於省所成事
可以專達寄司之地非不一時改容以相禮切近之倉非不一
時悚息以聽命然日引月長人情好大監司既不得而檢柅乾

省又未免於開遠吏祿簿書之費萬一有以於倉教毫髮之贏
則流弊難防初意浸失其所謂弊在十年之後者此也某山林
鄙人率而信直口尚不曾問家事身亦安能防吏奸承乏此來
偶逃曠敗正以仰藉本司之威重不過奉行本司之文書獸非
畏狐正畏虎耳今若使其一旦自以同提領為稱則向也以監
司而同提領今也以監司舊屬官而同提領向也以近屬於監司
緩急猶易於上達今也遠屬於朝省申請不可以立應是將以
重之適以輕之矣且其屬本司也倉官有辜有刺今選人而同
提領率刺其將安屬乎其屬本司也分司有吏有祿今小官自
為司存吏祿其將安仰乎兼本司之同提領也不惟督倉場亦
且督綱運倉場雖在鎮江而綱運遠自吳門此事又將誰屬曾
謂九品青衫之文移而可動吳門之會府乎力小任重運掉無
策其所謂弊在目前者此也區區欲望台賜特賜備申乞從公

朝就其見行略加裁酌必欲稍重其權或許容本司選辟京官一員為分司提管則上不失公朝重於改作之至仁下不失本司期於得實之至惠庶於本倉公私兩便其雖以僭越得罪萬萬不敢辭所有省劄一道委實不敢祇受謹用繳納見到其無任皇恐俯伏俟命之至

申省控辭改差充官田所幹辦公事省劄狀

近者恭準省劄備坐指揮以朝廷買公田正欲免和糴之擾而州縣催公租又反劾和糴之擾急於革弊分遣幹官既令其兼管於三郡又令其條具於一日有以仰見聖朝勤恤民隱至深至切疏剔弊源不極不止為之感激思奮詢訪夔日乃知三郡之規模已成公田之關係甚大其間尚有餘弊是以州縣不能無護其弊若除其擾自息鎮江分司之官正自不必增創不必增創而創之反以滋他日之擾故陳之夫人戶置田比近尚

或不免欺弊官司置田諸郡豈能遽就條理朝廷知其然兩年以來日夜講究惟恐一事之未得其實則一毫之有擾於民然皆朝廷自察其隱徽州縣未嘗明申其積害故今日見行之事雖已得其三而未及講行之事尚猶有其二如佃主則使之相離如苗稅則為之理豁如燒畝則諭之整換凡此三者皆朝廷今日之所見行惟是浙右之地濱江皆山如鎮江江陰及常州之晉陵武進循江而東埭厓隆起地碗而多乾故鎮江江陰從來不在和糴之數常州畝數雖與蘇秀略等而和糴則半之正以其風俗稍愆期即種蕎麥豈粟不足充軍餉故也去歲置田之初適值中夏缺雨其去歲六月十七日被提刑司檄至金壇縣問獄事自洪塘堰無水至縣五十二里尚多未種之田自六月被檄後至八月二十日監浚牛河往來常州境上兩岸所見止種豆麥則此等所買公田不能盡出租米可知矣州縣

若以實聞朝廷必為減校催其所有何至於擾奈何恐妨公租
反為掩覆賢者雖受其訴旱之狀而不申甚者至焚其訴旱之
狀而不恤或未嘗種田而令納租或本非種稻而令納米催而
至擾其勢則然此州縣不曾申聞而朝廷講行之所未及者一
也此事則鎮江等三郡之所同又買公田本為軍糧例軍糧例
是糙米聞中間曾準指揮就毗陵別撥一項鮮發行在春糙為
白州縣因而計其春折之數於本色發行轉般倉供軍之米亦
令每石增納一斗八升謂之折糙是於元額幾十增其二矣夫
不全熟而使之全納既已甚難計納數而又復加二此豈可強
催而至擾亦勢使然此州縣不曾申聞而朝廷講行之所未及
者二也此事則常州一郡之所獨今來若蒙朝省勘會前件速
降指揮今後間遇水旱年分應有管官田並照民田一體從實
存放不許強抑全納反將常州一郡照諸郡躰例止納元額糙

米不許抑令折糙則為王民種官田納官租自然如期而足上
下相安如鄰側佃戶之於田業即主矣州縣吏胥雖欲為擾豈
可得哉故某因督謂州縣之弊不在擾民而在於不能達民隱
今日之被弊但當達民隱而不當輕於置分司民隱不達弊根
未除州縣已擾又增分司其為擾也不致多乎蓋自來諸司之
文移法必經州縣百姓生長之凡聞亦惟知有州縣昔唐明皇
御樓觀者填隘能止之者惟一縣丞我 真宗東封百姓雜選
能揮之者惟一縣尉夫以百官六軍之所不能過而丞尉能過
之事不經州縣事其有可行者乎既而免經州縣而又創分司
以督州縣則分列曹案不過陰受計囑以寬期限分遣走卒不
過公肆誅求以為養再豈徒無益害且益甚議者乃以九江茶
鹽分司為比不知茶鹽之有分司不過坐守一津以待四方商
賈之自至鎮江若創分司是將徧走三部以趣諸莊租米之必

來茶鹽乃無日不生之利商賈時至常足以給司存之費租米
乃一歲一有之利百姓良苦尚何以飽吏卒之欲鎮江若劃分
司三郡之莊官佃力自此無寧日而公田之利祇見其害矣其
實不敢以一身目前之計遂貽公事無窮之累所合具申乞賜
鈐察使公田之弊及除而州縣之擾自絕米吾之米不過聽司
右者自為收之實三郡莫大之達須至具申者

辭省劄備他官條具令遵守狀

照會某六月二十九日申時遞中恭準省創備坐董提幹方提
幹連銜條劃公田事件劄某照應遵中某照得此係各官各郡
之事也鎮江等三郡非他郡比但常某三郡公田之弊不當置
鎮江分司之官已於今月二十三日回申訖今來劄不事理於
其無預所合具由

辭省劄令就常州置司狀

照得今月十二日元準省劄之初以未知各郡事跡容到各郡
躡訪至十五日脚氣發作不可親行遂加採問見得三郡之事
非他郡比但常革弊使人戶自與州縣相安不可創官使州縣
吏添分司搔擾事關民命難徇身謀已瀝血沈備見公積於今
月二十三日申發訖今來所準置司常州指揮蓋在案前件申
明未到之前所合具申尚書省乞賜指揮檢照某二十三日所
申事理施行所有此處三郡分司委難創置使其置於常州亦
猶置於鎮江無益有損其弊則一不敢不以實聞

辭省劄發下官田所鑄銅印及人吏狀

照對某七月初二日準省劄差人吏贖印記令某日下置司管
幹公田事某昨準元降指揮之初未知因依所以未敢倉猝遽
言繼後逐一躡訪見得置田養軍自是當今之良策買田得實
安有難催之租米官置田而租難情事惟必有當深察者矣以

某所見鎮江江陰及常州之晉陵武進皆是松江一帶高墾
士所種多係蒼莖粟當時被差之官不能仰駮朝廷美意據
實申明又不與之斟酌地里土產據數收買方且欺罔趁合虛
張多數以高地而為良田以蒼莖而為租米以所產三斗五斗
而為八斗一石去歲旱乾三郡為甚恐妨公租又復掩覆甚至
焚其許旱之狀五百紙而設長枷六具大榜州門以脅之他如
常州多種蒼莖或紅尖小米其俗以白米為難得而非白米不
可以納官故州縣人吏置買之時勒令該說白米白米者白色
之米非春曰之米也自古及今通天之下何嘗以春白米散軍
亦何嘗有以春白米納租耶為之官者乃復以白色為春白抑
令每石增納折糙一斗八升又如丹陽縣至大之斗不過一百
三十合耳而已死之趙知縣乃一無賴不學之窮宗室乘時射
利賣弄百出遂繆以每斗作一百六十合長計省斗虛裝數目

不顧無窮之害姑塞一時之責夫收買既不靠實白米又不受
訴而反增虛數以取之催而至擾夫亦何怪為今之計不過
導達民隱掃除餘弊據其實有催之所納由省所而劄州郡由
州縣而督莊官綱率目張米可立辦奈何無一人肯以實告直
至上勤朝堂自為駢訪知其有擾方隨地遣官耶嚮使公朝非
切切民隱明自達聰則州縣官養成病根雖一旦潰裂而莫寤
不知朝廷何負於士大夫而士大夫之負國乃如此乎然某不
佞竊謂知其擾而革弊可也知其擾而創官不可也其每見天
下之官無如分司之擾蓋縣之吏卒犯法人戶可以訴之州州
之吏卒犯法人戶可以訴之監司惟是分司獨無忌憚惡少無
藉視為淵藪其始雖不過十數輩公差之人其後終不免添至
百數輩家人之屬此事在在而然實亦勢使之然夫單夫獨漢
州縣必不相畏成群鼓隊小入方可作威所隸既非一處所遣

又非一人被節生開自然煩擾其於公事畧無所益豈徒無益
害又甚焉蓋深村僻港既非外州吏卒之所識而外州吏卒亦
非村民百姓之所識不過坐守州縣以督期限需索錢酒以歸
養贖私囊有一分之實則公事受一分之虧移掩救急不過此
數事有必然人所共曉公田之弊已如此而可畏增分司以弊
之乎某已未冬作尉吳門孫提奉差訪益場利病親見華亭分
司之害乞申朝廷省罷去年有季運使領兩浙益事之初首欲
差某為分司某寧飢困旅邸三月而不就豈有今日反為分司
之開山與自言之而身自背之者惟有訪求民瘼納忠聖朝已
漚血枕先具公牘乞賜明降指揮戒放今後三郡水旱及放免
常州一郡折糶虛數於六月二十三日申發去訖今準發下前
項人吏印記委實不敢祇受因有前件續聞之弊併用盡言以
聞伏望公朝念買田供軍之本善察貪官俗吏之蔽欺哀閭閻

疾苦之莫伸速賜革弊以全大利不勝民命國脈之幸某小吏
僭越無任皇懼俯伏席藁待罪之至

辭提領所帖令就常州置司狀

照對某七月初五日準提領田事所帖令某於常州置分司某
竊見此事但當革三郡公田之弊不可創鎮江分司之官分司
之官若創則公田之弊滋甚縱使置於常州亦猶創置於鎮
江有損無益其弊則等已詳利害兩申朝省其一發於六月二
十三日其二發於七月初二日如蒙矜察特見施行此朝廷之
至仁三郡之大幸如莫言微不能感動惟有席藁待罪豈敢苟
誤國事兼其每見天下之官無如分司之擾開慶元年冬曾申
孫提奉乞申朝廷罷華亭分司去年春曾力辭季運使分司
之委今此提形司同提領倉庫委官就倉亦名分司雖收支自
有倉官奉行不過文書又立乎會府之下總餉之則浮寄孤寓

眇若一萍某猶恐日衍月長人情好大初意浸失流弊難仿亦
曾於去年六月十三日申前任孫提刑言分司係是晚創合行
省去之因今年五月二十六日申今任李提刑言分司若許專
達弊在十年之後其人皆在其察皆存可問而知一語不妄豈
有今日公田之事跨三郡八縣環千里之廣總一二百莊人戶
數千之衆奉承者過方此噉噉乃敢有欺弊不與陳乞更革有
疾苦不與據實聲訴反於遼邈無據之地明知其事之不可行
乃創名分司身獎走卒為害民之開山者乎自今日之事兩言
可決米若易催何必分司米若難催必有其故譬之鑿病亦求
其受病之源而已分司豈能自達於人戶必經州縣分司豈能
自達於州縣必遣吏卒不救其病源而創分司此公田之烏蠹
也伏望台慈備中公朝速賜寢免此處分司之官宜特三郡之
宰實國事之宰國脈之宰也其一介小吏冒犯威尊無任僭越

皇懼待罪之至

申提刑司乞批書離任狀

照對某七月初七日恭準省劄以其辭免公田奉
聖旨免差某草茅妄發分宜譴斥聖朝寬大即賜於從某已於
七月初八日早望闕謝恩訖某舊領之職未委曾不差人改替
在某於義合不候俟交代先次批書離任須至申者
八月十四日奉
聖旨仍舊任
申提刑司修倉為經久計狀

照對轉般倉添造一新真司謂百年之盛事然官司事任責者
少正當立經久之良規蓋倉必墊地鋪板然後米可免蒸濕檢
視天地字教尚有餘板是舊來置倉無不如此昨者修蓋六十
二教任事者不肯計料地板等費今求再造一十八教已蒙鎮
江府計料申明謂宜申乞早賜回降使其當此水凍難於用泥
之時急以工力解板鋪地此可為倉之經久計者一也倉可當

常整漏然後板免損壞昨者鎮江府提領此倉特置修倉司一
在之損雨過必葺一隙之開穴露必補自淳熙造倉五六十
年不待大興修倉之役者此之力也自發運司提領而鎮江
司遂廢滴雨塊土之隙浸成牆頽棟椽之大迨某去夏祇役
請之時教可貯米者已不能三之一而遺材廢瓦仆地消盡
滿目矣向若常常整葺亦何至大壞若此某因而訪聞老吏
知鎮江修倉司姓名之尚可記者曰湯德湯之前界曰鮑德皆
以壕寨兼修此倉今幸鎮江陳知府銳於躰國若從朝省創下
其再創此司仍於官錢許歲撥錢若干為費則倉之堅久可保
其與享熙等此可為倉之經久計者二也某人微位下九事何
敢僭言而費大役難官事良可愛惜戰事所係僭越以聞如無
可疑乞賜申明施行

回申省劄狀 咸淳元年

照對某正月十四日恭準省劄令某常切到倉痛革弊倖或倉
斗故為邀阻或米色不堪支遣並與從公區處仰一自具稟
申某即已遵稟敢併以見行申聞鎮江等三郡初納時米色多
有不好內開沙荏常茂實一戶納疑粳米最為嫩怯一倉即囊
見堆在廊未敢交納已申提刑司備申朝省聽候指揮又丹陽
寶莊官有多年陳蛀米八十餘石常州李宅幹人包到久陳紅
赤小米樣稱有三十來石此兩項恐是幹人探試賣弄為幾口
踏路遂即面諭勒令退換別米訖舟徒徐荏官四百餘石糶碎
夾雜最多朱莊官五百餘石間有疑粳此兩項已與嚴監篩擇
交收及令責狀後來不許再納此等米訖自此區處之後納戶
稍知忌憚不敢苦以惡米到倉間有不中各與篩颺隨即交納
並無停滯某見今日日絕早率同官下倉米到即時審交青天
白日之所照臨十手十目之所指是米色果好倉斗安得強以

為惡米色果惡納戶安得強以為好既是親臨可以無弊以上
係鎮江等三郡事辦如此若平江府米只據已到皆是乾源但
准官欲與船戶點數止肯以元量入船一斛出卸既俛取於木
覆樣洞船之底又覆量於數尺地蘆蓆之上以致艱難遲滯乃
石成網者十日不能上岸或繼此諸莊輻奏則填塞搭閣豈不
有誤官事此項已申提刑司乞移文所屬官司曉諭莊官多帶
親人多賞解器米到頓卸以便捐運外所合并申明少自照會
須至申者

申提刑司區處交米狀

照對交米之要有二一曰催攢收數二曰措置倉教本倉自春
以來常是欠來交收蓋米船困於呂城一堤之般利無繇而前
也數日以來米船擁併而倉中亦尚欠米交收蓋米船自葛湖
繞出呂城與西徑從丹陽七里橋入河群然而至而鎮江府所

差彈壓兵將以編排資次為息爭之術米船亦各守資次動以
刀鎗相向無一船敢先入也某因於司存之名分深念變通之
無策事勢急迫發具申聞路里迢遙未即報應遂便宜權遣本
廳節級同卸運鄭路鈐彈壓陳統制各廳節級自倉東栲栳圍
至泇河十里外抄尋已到未得入開米船每莊各先放十船入
開併將河步釘界分為二十段令其處之全時出卸十二日交
及二萬二千五百三十二石一斗三升十三日天明嘗有微雨
亦交收二萬四千五百石九斗六升自今遇晴更可日增則催攢
收數已可無慮矣所慮者却在倉教本倉元修六十二教皆已
充滿續起十八教僅有麗水列張四教是去冬築立墻脚可備
目下應救總收即支之用其餘皆是見行築墻四圍上下無不
蒸濕縱是畢工斷斷不可安米總所北倉聞曾詩借教眼些少
本倉曾申總所取會未據帖報某亦曾蒙使牒委令踏逐繼具

回申乞割下鎮江府踏逐有無公私空閑屋宇亦未準行下此外只有支去一教則可收一教近來制總諸司兩淮諸郡支米者却斷陸續所委官亦無不盡心但聞布袋不多舡隻不繼所支終亦不及所收之數如今月十二日支者一萬八百石十三日支者八千石而已何緣便得一日可有二三萬石空教以應本倉續收數目所合具申乞即賜備申朝省速作區處行下以憑交收須至申者

申提刑司自劾乞去狀

照對不能者止聖有明訓自劾去官古有成法粵從世俗苟賤知為身計而不知為公家計龜勉竊祿因循誤事直待執法之官彈繫力去則事已無及所誤多矣其謹自按其氣弱才疎力薄任重公租米舡隻擁併轉般倉教賑充斥措置無策申明不早以致人言沸騰朝省行不至謂訪聞實解虛駭多量盜用此

事雖未見實跡分幹雖不預交收聖朝寬大雖止從行下禁戢未遽見之施行但盜之一字豈士大夫之所宜蒙况轉般倉關係軍餉甚大萬一官果為盜其於虧誤國事夫豈小小此而不汰如後患何區區欲望台慈躰念國事之公母卹屬吏之私特賜敷奏公朝及備申諫院御史臺速將其罷官或與鑄降為小官誤事貪祿不去者之戒別選材能以辦轉般倉軍餉大計不勝國事之幸須至自劾申聞者

第四任行在點檢所檢察

申京尹洪尚書覆帖

某趨承日久感恩甚深所不敢頻造而疊瀆者退安愚分尔今事有關於官府而言偶聞於道路者雖計必崇聽之所已知然亦不敢不以告頃者大府住免應允米局市井間歡聲如雷元價每斗二貫八百兩日間即減至一貫人莫不以為此住免米

局之效近兩日俄又增至二貫六伯某聞之頗驚亟加詢訪皆云米局雖住而局吏仍點缸取樣因而陰用私計稍約米鋪糶數米數稍多即排抑不容入柵仍如未曾住局之時米客聞風又不敢嚮此米價所以復增爾區區愚慮切恐並緣為奸之徒反因此歸罪於住局而有復置之請欲望速與躡訪果如所聞即併免點缸取樣之類一切聽從民便大榜柵頭昭示意向以勸來者明公以平齋先生之正傳住躡八座再尹鄉邦已幸光前絕後切湏於米局事極意照料俾無道憾某不勝拳之伏乞台照咸淳三年丁卯十二月初四日

皇朝未竟實錄卷之七十三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

之七十四

申明五

第五任史館檢閱

繳申慈湖壽張行實狀咸淳四年五月一日

照對某近因分修附傳竊聞先皇帝朝羣臣法合立傳者三百餘家今其行實銘誌已到史館可憑修附者總數千家緣州縣間從來視此等為閑慢收索不應事勢則然某妄意若在局官冬於鄉里自行訪求先賢事迹繳赴史館庶幾徑而易集亦足少裨今日史事之成某鄉之先賢有慈湖先生閣孝揚公諱簡壽張先生侍郎張公諱憲慈湖為時儒宗壽張亦文行表表皆先皇帝朝名法從皆足垂示將來法合立傳及有吳公從龍紹定四年逆全之變提孤軍為先鋒策應轉戰無前賊益兵圍之數重不幸所乘馬中流矢遂為賊擒賊載其名旗為偽攝

援兵給泰州開城從龍至城下大呼曰建康右軍統制吳從龍馬傷被執非降賊者揚州初不破泰州可死守賊不勝忿怒刃交下猶罵賊不絕口竟寸鬻以死先皇帝矜之詔為立廟官其後方逆全猖獗時維揚閉守未知為計但始得泰州城一開即賊之窟穴多而揚州孤事未可知從龍從容就義以一死為國忠謀視解揚事殆過之又非尋常死節比若不為之立傳何以勵臣子之節其生晚雖不及登三君子之門而聞風興起公議所在有不容遏謹於鄉里訪先求到慈湖封志一軸壽張行狀一冊吳統制子孫未知所在先錄到淳祐十年應參政陳請褒寵劄子一本見到又聞有觀文趙公彥逾之子致夫世傳清德先皇帝初年西山真公德秀嘗薦其為廉吏第一亦未知曾不附傳所合且申乞賜台判送館先將見到志狀委官修成附傳附入理宗實錄其致夫事併下契勘以憑搜訪瀆至申者

第六任添差通判廣德軍

榜放縣吏日納白撰錢申乞省罷添倅聽狀

照對官事不攝聖人以為非儉設官分職朝廷無非為民若貪外置官無補民事而又害之為之官者因循苟祿不自申明以求省罷則朝廷隔遠而不及知州郡避嫌而不欲言其為民害何時而已廣德一軍舊止一縣與浙西之江陰事同一躰江陰有守無倅本軍有守有倅矣而又晚劫添倅其初受此闕亦竊意江東一路之極處必有事會須分勞者及其到官止有舊來正倅聽牙契一司因晚劫添倅聽而分以屬之是既異於聖人官事不攝之戒矣若止優游竊祿所媿猶不過素餐亦未至於甚病民也惟是置一司存不惟添一行官吏廩祿亦且增無限日生費用窮夫小民畧有羨廬托處猶且百費隨生况以倅聽為名者乎本聽費用如網解遣人如諸司繳匣如迎新送使地

里口券國忌行香之有五更燈燭院子茶酒司之有逐日油炭
與天筆墨紙扎郵報承受茶湯厨傳過客須索九費不可悉數
而考其費用之所仰僅有契紙分數紙每紙五十文月可積三
五貫官會其餘取給乃分引日監縣吏使之以白撰公事錢供
給名曰辦什物錢竊謂此雖名不及民而害民莫此為甚矣蓋
凡官司之錢無一不出於民明取於民者是為科敷其害猶小
不明取於民而取之吏者是為推剝其害極大每見縣吏之錢
全出於推獄之手拷掠人肌膚破壞人家業然後僅得之分文
以上皆是冤痛此正官司所當時時禁戢安有為官反與日日
分贓豈惟分之是又倡之使之藉為話柄肆行無忌此何等弊
例而可襲之况此廣德斗壘地瘠民貧豈堪添此無端推剝是
雖事有至急官不可容以此供億猶當改圖况可藉以扶立晚
創無用之負外官乎某自到官以來吏日呈例望輒汗下此事

既決不可行凡費又他無可出按本塞源求絕後災惟有申明
徑行省罷將牙契一司併歸正俸則官省事省其為利益不但
免取縣吏供億一事而已欲望台慈察貧負之無益有損防吏
奸之扶官害民備申朝省乞檢照嘉泰間已經省罷指揮將添
差通判聽仍前省罷永不冉置不勝本軍公私之幸須至申者

回申本軍撥隸窠名狀

今月十九日伏準使牒備奉台判以某勝放舊例日監縣吏應
辦錢知本聽已絕無公支之費特撥在城地錢張恩鄉役錢兩
項以充本聽公用仰感矜存之盛心所合拜命唯謹但某區區
本心正以廣德支壘無煩添俸縣吏供億適成擾民故欲按本
塞源徑從申明省罷庶亦併可上寬使軍之冗費耳慈若撥下
窠名是又重為使軍之費也郡計又凋正圖少寬而反增重焉
其將何安兼恐一窠名必有一支用孔孔着實必無空閑未知

前項所收在使軍元準何用今將何以充之而可移撥事同一
家痼疾相聞上既恤下下不可以不躄上所有前件撥謀未敢
祇受須至申者

更革社倉事宜申省狀

照對本軍昨因嘉熙庚子之歉康知軍初劾朱文公法擬置社
倉春貸秋斂以惠百姓景定二年曾準戶部禱留不貸不斂者
五十至咸淳二年常知軍慮歲久穀壞始申朝省再行貸斂且
與免息一年咸淳二年陳提率行部知社倉法壞日久專委兩
通判任責而知軍時提其綱本軍方當討理未定之初又與免
息一年夫社倉之設正以為民當五年不貸之時宜人情之久
儻及兩年免息之日宜人情之甚慰及今驗之人情乃有大不
然者凡兩縣十四鄉之民無不相率赴愬乞免貸斂至謂雖不
取息亦須增以罷社倉方獲無事某等不勝驚怪極意考覈

乃知借貸之息輕而水旱之備豫法固未有善於文公之社倉
者也取掌之人非而變通之法疎弊亦未有甚於本軍之社倉
者也蓋康知軍救民之心雖即朱文公救民之心而窘於力之
不迨局於勢之難行未得及如文公善後之計者其要有二變
而通之正在後之人耳文公以五夫一區之地而得建寧大府
六百斛之粟故不必取息增多但使願貸者出息十二備耗而
已康知軍以小壘荒歲一時之力而欲廣為千里將來無窮之
惠故志在日又增多必使及數均貸且令計息未足縣官不許
批書於是奉行不待其願貸類追迫而使之貸矣是窘於力
之不迨未能及如文公善後之計者一也文公與劉君如愚自
相率而救其鄉之人初不係官府倡率使然之事故不至於出
納輕重康知軍正因巨室倍稱取息之虐遂易以社倉十分取
二之廉及其所使主倉之上戶即前日倍稱取息之舊人為善

不出於本心臨其寧免於故態於是陽借貸歛濟人之權陰肆
為富不仁之術矣是局於勢之難行不得及如文公善後之計
者二也惟其力之不迫而志在增數故借貸多不出於小民之
情願惟其勢之不行而權寄非人故操制反折而歸巨室之不
仁必巨室之不仁迫小民之不願又壓以官司之勢而塞其赴
愬之門此初意雖本於文公之社倉而流弊幾類於荆公之青
苗勢有必然事無足怪雖康知軍中明之初朝省回降指揮已
預憂異日反為閭閻之害雖康知軍規約之序各已預言法久
且弊他日人存政卒之難乎其入況今日乎故曰變而通之是
在後之人耳今即眾籲之詞而撫其當革之弊如貸首抱催足
則有旌孝一都沈子亨等稱逃亡五十三戶積欠穀五千八百
四十斤及抑令代納之訴寫下三都潘四五等稱祖父充貸首
子孫不得流免甚至孤寡亦不得免焉之訴此弊之不可不革

者也如同甲抱逃亡則有永岳十八都倪五四等稱逃亡並要
甲內填還鄉民枉被逼勒之訴桐油一都曾十七等稱逃亡貸
穀之不出倉只就倉長息息上又生息長轉押陪之訴此弊之
不可不革者也如縣官自十月至二月逐月照約下鄉到倉縣
官規避干繫而轉改武官則有清壇在吳百七等稱貸需官負
之訴延德都高大發等稱被取轎番穀之訴又有武上郡張公
是等稱見任官無欲回司只取倉取虛申一狀故倉取有折錢
入已及穀不入倉之訴此弊之不可不革者也治憲官司之難
於徧察於是各鄉止置一倉今則也里迢遙資次積壓真拘之
使貸也守候輒數日而效也亦知之故有訴貸本僅了搬擔裏
足而所納乃白陪者始慮倉取之為奸欺於是諸倉各定一種
今則出入各秤高下異守其貸而給穀也十僅得七八而歛也
反倍之故有訴所出不足以了陪納又復取之私債者始慮舊

穀之易沒東作之無助於是方春即貸而歛以秋今則逃亡既
衆隄防過密其貸多待秋熟特一時藉以覓取贏餘甚至穀貴
糶錢待秋熟而後低價折付反隨即取其陪稱之穀故有訐破
家蕩產子孫受害只得逃移以避社倉之苦者其始穀本每鄉
僅五百擔今積其利息間已近六七倍而支費耗折之數不預
焉窮鄉何以均此歲增之數其始出貸每戶不過四五十斤今
強其必貸率不下六七倍而倉取地盤穀之數不豫焉窮
民何以出此歲增之息於是訐社倉一年富於一年鄉民一年
窮於一年者有之訐社倉本欲利民今反至於害民者有之訐
社倉皆是鄉民運聚之息顆粒不曾散還鄉民而告冤者有之
且聞此等欲朔之情其來已非一日之積凡在州縣提督之職
前此亦多謂聞其言惟是法源於文公而事本以救民恐更革
之未成已謗議之先及人莫敢嚮弊以日深某等相與竊伏思

念至於積月累日竊謂雖自昔聖賢未有久而不變之法法至
於弊亦未有不可起而救之之理法出於黃帝堯舜尚須通變
法出於三代盛時猶必損益安有謂法出於儒先忍於坐視其
弊而不救者是亦豈儒先立法之本心哉顧惟此事百姓請罷
社倉之說雖不可行若倉取漁為百姓之害豈容不革但初法
固難更革尤難法愈更而愈密則弊愈久而愈深正如朱文公
有言天下事本不難為但恐做時不比說時人心不比我心今
若更革望其能久正恐後之負今亦猶今之負昔兩縣四十鄉
之間安得人人常如康知軍之用心哉惟有簡便或可少紓蓋
穀已多矣不必更求增息弊已極矣不容更倚倉官凡遇成熟
並與在貸于以從人戶闔詞之請偶遇水旱減息出貸于以求
存康知軍救民之法舊倉取並與改替舊來州縣官更有闕倉
事者並免下預別請近城寄居充局官成熟年分彼此相忘惟

遇水旱則從本軍徑請局官及時下鄉監倉取照官秤公平出
貸並听人戶情願不必及數均數少需秋成斂穀仍即封閉如
故此其更革之大綱也舊規取息并支遣耗折共收二分二釐
今共止量收一分謂如斂谷本一百斤舊年收一十斤內以三釐
充局官到倉轎夫及貸斂取掌諸也雜費內七釐以備坐倉耗
折每一年許豁耗一釐豁至五釐而止謂如斂坐倉一百斤其
出貸年分不在豁耗之數舊規倉之副取經兩貸兩斂而升正
又經兩貸兩斂而替今既不每年常貸更不拍貸斂次數仍以
二年為例二年升正曾經斂散即與改贄新舊交承周而復始
以防日久生弊且得更依舊規官差兵士在鄉名坐倉即級歲
久撥入倉取間亦藉以立威鄉落今並免差遇貸斂年分听於
支遣穀內續行便短佳使喚旧規倉取有事並申官司今止
許由寄居局官听之便區區外有合差官司施行者須寄居局

官申明此其更革之節目也本軍除已逐一施行外所合照康
知軍初立舊例備申朝省并提舉常平司照應併錄人戶今來
詞訴繳申照應須至申聞者

更革社倉公移

照對本軍昨經嘉熙庚子大歉賴康知軍賑救民獲更生康知
軍荒政結局又極力措置每鄉穀本五百石做朱文公社倉法
歲貸收息以漸增添為將來萬一水旱之備慮及無窮恩同父
母出世吏民宜共扶植奈何創始之艱難繼者易怠凶荒之苦
惱樂歲易忘以至日久弊生利反成害官司督促倉取但欲取
足本息而不知倉取之並緣擾民倉取陰剥小民但期倍稱取
息而不恤小民之痛苦無告甲內逃亡隣保均備逃亡穀本坐
倉展息於是小民畏貸穀甚於畏科敷而貧者竟貸之而流亡
上戶避倉取甚於避差役而黠者反攘之以侵蠹其他枝節不

可勝言去歲之冬方當檢照規約預行覈實合貸人戶忽據鄉
民羣訟並乞免行貸歛甚至以為社倉不除皆當逃避他郡此
雖鄉民被擾一時忿激之言然其情亦可知矣聞之使人驚惻
即已斟酌事宜量為通變常年並免貸歛以順鄉民哀訴之情
荒年減息出貸以存康知軍仁民之政舊規息穀支遣穀耗穀
共收二分二厘今權收
一分充耗折支併與住免向來官司吏卒之擾而請委賢寄居
為局官以鄉官自救鄉民如朱文公創立社倉本法通變大要
不出此三者除已備申尚書省及提舉常平使司照會去訖其
餘合行事件分牒關報合屬去處外所合備榜曉諭今開具下項
一社倉之不免於弊者正因取息而倉戕得以並緣耳契勘倉
戕先來有解到人戶折納穀錢見寄留常平庫今將上項
寄庫錢就近城置買水田委局官歲收租利為扶助九鄉
社倉之其未應社倉規約內元收耗穀支遣穀向後並將

所收田租代充使人戶貸一斤只斂一斤更不增收顆粒
所有近者申省權收一分之說緣此時未議置田不得不
開此項今出貸未有年分未須支遣筭計將來出貸年分
支遣及在倉每年合豁耗折數亦非多買田縱成併可住
免續申照應

一社倉之不免於取息者又因欲積漸使多以備水旱耳今除
前項近城置田貸息外更將各鄉元得康知軍穀本五百
擔陸續出糶隨鄉置田常年積租荒年賑濟則自不必取
息求多矣

一社倉所以因取息而壞者亦因積數愈多則取息亦多民戶
之歲收有限力不能堪耳今諸倉見在穀除五百擔置田
歲取天地無窮之利免取人戶有限之利以推廣康知軍
美意外更與權留一千擔準備出貸以存康知軍舊規視

元數亦已倍之矣

一諸倉間有見管數多除五百擔買田一千擔留貸而尚有餘剩者皆是倉職得人鄉民淳良所致並與令項留準備水旱年分盡數散還鄉民此時亦可少寬官司摩劃上戶數糶等事

一諸倉間有見管數少不了椿留去處專局日下嚴監倉職欠數補足

一貸穀雖留千擔仍取人戶情願不以貸盡為拘

一前件監倉職侵欠皆是覈實倉職已收人戶之數其元係人戶拖欠者權與衙閣不許倉職私自催理為令不已之擾一社倉自是鄉曲之事今請委寄居充局官之後九事並聽局官區處但寄居行鄉曲事亦須籍官司之力而官司為民父母尤不可一日少忘吾民之事顧總經官司輒不免吏

卒之擾此所當防耳契勘本軍嘉定年間真西山將漕政荒專委本軍領李林教授賑給書之史冊千載盛事而向來嬰兒局近改義田局及滄河渡浮橋局其田租亦皆借重教官煩其提調蓋李校公議所自出鄉曲諸事可賴以維持不朽今來社倉置田關係尤大亦照例附屬軍李九田租簿籍並係局官與教官同命蓋教官聽雖官司而無吏卒之擾者也兼或遇有繁事合經本軍行移教官以見任官與之同共稟議事亦易達其餘此少文移局中竟牒縣官等處施行

一局官文書照紹興府例就本軍置社倉局仍照本軍舊例以書局人充之遇有公申徑從書局呈押又恐書局近上人無專工到社倉局更差一貼司到局書寫兩名並於田租丙支行月給

一倉職舊規兩年為副兩年升正而替凡職皆經四貸四斂今既常年不貸不可專拘四年之限必在四年之內曾經一次貸斂俟四年限滿亦許替換或雖經四年遭值連熟未經貸斂者未許替職

一倉職向以為難者與官司共事耳今官本置田之後倉穀皆是民穀貸斂止管千擔有爭直達鄉局並無向來繁難應有倉職改替請機察保明申局官備申本軍照應但取物力高強級所推服不可以前來已充為拘蓋庚子至今已三二十年縱曾充應亦當再充貸首亦如之

一貸穀止用大秤昨因別用小秤收息訪聞倉職多在小秤作弊今既免收息之後不許更用小秤

舊來鄉民納穀等待資次多至旬日小民四散搬擔或至貸本僅了費用訪聞駢列倉職交穀機察搬穀必待數多然

後入倉以致鄉民等待不便今既不常貸常斂穀遇貸斂又是水旱年分患難相卹之時况所貸止千擔請機察先次下倉點數分撥不可為倉官過數秤出既不出息恐衷私作弊尤當防閑貸則隨到隨給斂則隨到隨交三日一次中斂數六日一次請機察交盤入教不可俟斂足而後盤入以擔閣人戶

一諸倉多有損舊或無地板處以致穀易損耗今既有橋留數自尤當增置地板諸倉應有合修去處並請日下申明及時修置

一康知軍立社倉之初係本官自趨到酒息及李盈家業并荒政局剩米即不曾將窠名官物創置况今日更革之後諸倉所存全是息穀又皆係百姓已物於官司尤無相干不獨官司無干將來水旱有備官司又將賴之訪聞舊來官

司或遇窘迫之時曾有欲議移充者好官自是決不肯
行或向後人吏有以此說鼓感官司之聽者請局官以鄉
曲大義白之當職仍先與一函申省照會

一社倉置田候見數目亦與甲省蠲免苗稅

修倉並照康知軍元約於倉穀支遣數內公支分明出豁

以上並係廣德縣諸倉施行其建平社倉自康知軍創置以
來即專委本縣見今牒催差職搬穀未辦候到陸續施行

申諸司乞禁社會狀

照得本軍有祠山春會四方畢集市井雖賴之稍康風俗實由
之積壞凡合鑿立器具列申其一謂埋藏祭以太牢夫太牢者
天子所用饗帝豈臣子所宜祀神惟此祠山之會敢為不法遂
使民俗亦多殺牛坐坊賣肉略不知忌良由習之慣爾昨孫公
諤洪公興祖為守嘗申公朝易以素饌况祠山近改真君之號

而廟貌已復素饌之羞不知埋藏猶用太牢者果為誰設耶其
二謂傷神迎以兵器夫兵器者國家所用御敵豈民無所宜賽
神惟此祠山之會敢為不法遂使民俗亦多帶刀狠鬪殺人略
不知忌良由習之慣爾昨曾公與為守常準朝旨毀敵傷神况
祠山見無傷神附庸之祠而傷神必皆罪死不靈之鬼不知迎
引猶用兵器者尚為誰設耶其三謂罪案迎以囚帽枷索夫囚
帽枷索者獄九所以械繫罪囚豈市井所宜翫悅士女惟此祠
山之會敢為不法遂使民俗視獄具為戲弄之物謂罪惡有厭
勝之方作姦犯科略不知忌良由習之慣爾昨康公植為守嘗
明国法嚴行禁止况祠山本號水旱祈求之地於封爵素無刑
獄職掌相闕不知迎引盛用囚帽枷索者又為誰設耶其四謂
差會首夫自伙梁公不世出世之濫祠固多矣然其社首之輪
流皆出民情之願欲未聞有迫於官差者也今此祠山歲差會

首同於差役鷹鷂行誅責已徧抽籤方行民一充應率至破產
夫差役猶曰不可廢也此亦不可廢乎差役既擾之差會首又
擾之不知為民父母者何心况祠山自有租入廟祠自能設供
初無以會首為也其五謂差機察夫自嚴子陵不常有出之求
用固多矣然必有坊場河渡之汙故易以集江湖乞丐之靡末
聞有擾及史祝者也今此祠山歲差機察同於征商狐鼠輩在
躄而得攘臂以臨遠至商賈無一獲免夫征商尚曰不獲已也
此亦不獲已乎肥一二之不肖毒四方之民旅不知為民父母
者何忍况郡官元係提督祠廟本無他事初無以機察為也凡
此祠山五事無不關係風俗而又有並緣祠山關係无大者焉
其名曰方山聞其臣事祠山列在郎無曾藉餘休亦靈封爵近
祠山改封真君而世俗指為公職遂創今祠別為香火遠近響
應及過祠山起四月止八月盡用銀刀為社自安吉暨宜興率

以千百為羣能幾何時勢已至此前年此曹已曾殺人於郡東
二十里地名王婆坊矣其竊謂此祠若果出於神之心此祠山
之叛臣也若立出於人之心此愚俗之妖祠也義皆無取而害
則甚多蓋千百其人者擾之端鎗乃其器者凶之事宜與安吉
相連而至者又皆江湖出沒之徒蔓則難圖漸不可長區區所
憂又不正敗壞風俗而已併敢瀝忱而索言之如前五事則乞
徑自使司隨事禁戢如後一事則乞移文浙西憲司預嚴戒所
部夫民心無常惟上所嚮禁民為非絕惡之萌竊意莫此為急
出位之罪伏裁裁赦須至申者

提舉司會廳書擬照得執左道以亂政假鬼神以惑眾者殺
賽祠社會執引兵伏者隨重輕論罪經典法條炳如星日
據廣德軍黃通判申明傷神五事方山一事祠山廣德之
土神血食加封經數百年固為水旱祈求之地傷神方山

不知何神皆一種姦黨鳩義矯虔設此以欺誑世俗漁獵
民財故於春會之時團結社火張皇威勢持鎗執刀以核
穰凶祥為名凶帽枷索以厭勝罪惡為戲始行於一州今
遍於四方其弊由萊久矣州郡民之師帥合行禁戢今埋
藏太牢而行饗天之礼公差會首而滋擾民之端初置穢
察而間征利之門士庶無別男女夾雜商旅乘是販賣動
違國禁惡少乘時殺牛不顧公法彊悍不逞之群乘是千
百為黨習以殺人為常此其罪非特執左道以亂政假鬼
神以惑眾者也致風俗敗壞稟誰責耶今若懲治不力則
人莫知懼仿制不嚴則蔓將難圖欲行下廣德軍除埋藏
太牢照孫公諤洪公與祖改用索饌之例不許用太牢傷
神照曾公樂嘗準朝旨毀撤所有會首被差破產機察取
乞事許人告其方山祠起四月止八月及用鎗刀為社欲

照所申移文浙西憲司軍行戒約仍牒黃通判聽照應併
備榜戒約

提舉黃右史鑄書判昔人有言曰明天地之性不可惑以
神恠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願夫好淫祠尚巫鬼楚越
之俗然也而江東為尤甚然為之守倅令佐也苟能明天
地萬物之理以迪其善而祛其惑則人心自正邪說自息
廣德軍黃通判所申祠山五事及方山一事明理息邪甚
有關於風教照所申祠山祭食只用素饌不許僭用太牢
傷神既嘗準朝旨毀撤不許迎以兵器罪案之設尤為誑
脅愚今後不許以凶帽枷索獄具免會首不許官差羅機
察仍用郡官提督有已差者日下抽回所有方山事尤駭
見聞不惟冒法越禮慢神虐民以為風之蠹又且執兵持
仗召豐稔禍以貽州縣之害况前年已有社火殺人於王

婆坊之事乎豈可不行禁戢準淳祐勅諸因祠賽社會執
引兵仗旗幟者造意及首領人徒二年餘各杖一百滿一
百人者造意及首領人仍不刺面配本城並許人告官司
不切禁止杖八十國法昭然愚俗特不知而冒為之耳牒
本軍帖舊德建平縣及帖兩縣尉司嚴行禁戢遠照條法
施行仍榜本軍本縣本廟及界首併牒浙西提刑司安吉
州一體禁約餘照擬行

提刑司僉廳書擬明則有禮祭幽則有鬼神道理一也事神
以不正之禮豈惟王制之所不容亦神心之所不樂祠山
有功於民封爵廟食亦既久矣神有常尊祀有常典奚以
立異闢竒為哉本軍黃通判條具申來前五事指為壞風
俗後一事指為生亂階切中時弊夫聰明正直謂之神黃
通判建明真正論也亦必有得於神之心者本司見此敕

風俗遏亂萌之事安得不與王張欲備榜行下禁戢牒本
軍如遇犯到照條施行併移牒浙西憲司嚴戒所部其於
維持世教防範民情實非小補

提刑林司業應炎書判備榜移牒

安撫司僉廳書擬祠山之神聖福江左朝廷錫嘉名曰真君
以所奉列星天神者奉之嚴且不瀆如此蠢爾愚民好勇
鬪狠鳥足以知靈德或廣於軍黃通判申以春會筵迎開
申五事一乞照汝知軍已申朝廷止用素饌杜絕日殺耕
牛之弊照得神受天子之封亦當奉天子之法小民借神
以殺牛侮法是侮神也欲劄本軍行下巡尉嚴榜禁戢敢
仍殺牛者繩以本罪巡尉不許容庇其二乞照曾知軍任
內曾準朝旨毀撤傷神不許用刀鎗兵器迎引傷神果何
為者以刃指人法尚不恕持兵械而跳浪於神之前豈惟

不敬傷人及盜鮮不由此欲劄本軍速牒諸縣引示偶保
今後不許以刀鎗兵具迎神違者罪坐會首其三乞照康
知軍禁止迎賽用囚帽枷鎖夫神贄於幽人治於明囚帽
枷鎖天子之吏治人之事也匹夫而擅為此具其可乎以
斯須之懼遁滔天之誅理所必無神亦不赦欲劄本軍備
榜道途此等私造獄具即時毀去不俊重斷其四乞官司
不必差會首其五乞官司不必差機察照得差役法也差
會首非法也差機察愈非法也使會首有餘財何不移其
事神者事父母有餘力何不移其習未技者以孝為孝梯
忠信人能如此雖不為會首神亦相之況於差會首差機
察皆為胥吏乞取計非為神計也欲劄本軍不許差會首
吏胥仰配定行決配其民間情願獻香者聽本軍元有郡
官提督就兼機察之任得一清強者自足辦此不必別差

機察須李提刑嘗禁止婺源雪順廟香會近方提刑亦禁
止信州獄廟聚集皆江東屬郡祀典顯著去處民既聚等
神亦用安聰明止言豈非法之謂是福哉欲劄本軍并報
黃通判仍榜祠山廟門其方山別祠本軍自當一躰禁嚴
安吉宜興不逞之聚前年既有殺人之事本軍自合詳委
具申浙西提刑司乞與禁嚴施行

安撫制使俗齋馬相公光祖書判神以聰明正直廟食一
方福善禍惡天行化其載在祀典者歲時致敬自有常
彝若夫割羊菹彘以傷物命張旗伐鼓以爭迎拽群聚惡
少以起爭端直服僭上而越禮制決非神所樂亦非神所
安軍縣長官以宣明教化為已任今一切聽其所為每歲
必有闖傷寧為造偽淵數官司宜禁而不禁方此差提督
選機察若助之為妖者豈假神幻以行賈耶今黃通判所

申五項委為要切劄軍並逐項照行仍委黃通判覺察備
榜以申尚書省乞禁本軍再行牛祭事

照得本軍有祠山張王廟民俗嘗祭以牛前太守孫公諤洪公
興祖皆謂禮不可僭易以素饌連歲獲愆事載本軍書籍庫張
王事迹昭然甚明後來官司失於檢奪民間又復私用牛祭縣
吏不法反攬以擾民科祭牛甚於科軍需差會首甚於差戶役
其弊已不止如孫洪二公所謂僭禮而已續又有樂城之將詣
居本軍祈哀非鬼祠山即下別一鬼神卜地方山大興廟宇
自此祠山漸衰而方山顯興祠山歲用一牛方山則廣德縣管
下七百二十餘保各用一牛歲用七百二十餘牛方山既每保
用牛而每保之社廟又各用牛并其餘非泛乞福因亦用牛一
斗大壘遂至歲殺二千餘牛若常時屠敗小入因而宰殺者又
不預焉以故耕牛耗及鄰郡力產廢於數祭風俗大壞良可痛

傷近年幸奉朝旨張王改封真君法用素祭此風宜可革矣而
習俗既成自祠山之一牛及方山各保之一二千牛殺祭如故
蓋廣德軍之殺牛如他郡之殺雞安若故常全無忌憚然而殺
牛邀福終亦無福如近歲丁未之旱本軍未嘗不殺牛其早自
若甚至如咸淳二年他郡不遭旱本軍反以山田易涸旱獨偏
聚一方未見殺牛之能救旱也如近歲辛酉之水本軍未嘗不
殺牛水亦自若甚至如咸淳四年他郡不遭水本軍獨以山溪
易漲水嘗三入城市未見殺牛之能救水也以是知天時自有
定數地勢又各不同神之依人豈不陰相事之在天終難盡
曾謂正直如祠山靈祐如祠山壘受朝廷封爵如祠山而肯視
牛之殺不殺為禍福哉其一介非才叨恩佐郡既傷殺牛淫祀
之非禮又訝多殺耕牛之非法遂於今春潛申諸司繼荷諸司
各榜禁戢風俗為之一變闔郡無復殺牛雖宜興安吉溧陽群

不逞之徒刀鎗千百習亂方山者亦為屏息無敢入境千里士
民方相稱賀至今年六月初五日某偶被徵慮囚寧國聞新知
軍下車之初首索其申檢施詳已不謂然至七月十七日聞本
軍盡收諸司之榜許追賽歲例五月初殺人牛說謂闕雨須還
十祭七月二十日又聞拋琰卜用八月初二初六初八日殺牛
皆不從牛牲既設將以初八日強致之某因切伏思念前日某
之申明為百姓耳今日本軍之更革亦為百姓耳事不同而心
則同若未其害所慮官所開禁雖止殺祠山一牛民所做傲又
將殺方山各保一二千牛宜與安吉漂陽凶徒刀鎗習亂者亦
必聞風踵至此則不可不防兼念近者闕雨正亦未必因牛蓋
某之申明在三月常年之牛今年不賽者在五月祠山若以不
殺牛而不雨當自三月或五月即不雨矣不應至七月初而後
闕雨也又七月初之闕雨鄰郡如寧國安吉等處皆然七月十

一日至十五日一連五日四郊雷雨亦鄰郡如寧國安吉等處
皆然及十七日收榜許牛不復雷雨二十日拋琰殺牛不從雲
氣自此反絕祠山若以不殺牛而不雨罪當首及某一身矣不
應併累隣郡闕雨未幾復賜之雨既許殺牛反又不雨也神不
能語某亦何證但本軍既謂因不殺牛而闕雨則某前此之申
明禁殺實此邦致災之罪魁何可更一朝強顏此邦士民之上
用敢瀝忱露罪并錄元申及諸司備榜書判繳連在前控申公
朝乞賜敷奏速將某解官離任或予祠祿以全小臣去就之誼
仍乞詳酌前件祠祭合不用牛事理劄下本軍照應永遠遵守
併將李士達晚荆方山淫祠毀折以絕群小亂萌實非小補須
至申者

第七任添差通判紹興府
申提舉司水利

某聞自昔賢師帥必有久長之利以大庇吾民自昔僚屬亦必有見聞之益以裨助其長某近者扁舟過越聞大府百發具興心為歆羨未幾俄得備數負外承自謂此殫見聞效涓埃之日也敢以沿途所見水利先條列以告其一曰石堰其地在餘姚縣東二十里鳴鶴東西及石堰東場鹽運胥此焉達舊無堰兵惟近居小民間執車纜以乘時射利公私已不便之右近自卽第營墳左近幹僕虛喝此曹避去鹽運非官備車纜不得通民旅則倚高大息其榜某妄意法已置堰兵二人主之然月糧無所出契勘眉山寨兵多闕額兼訪聞石堰西場趙監場頗曉事謂宜帖趙監場踏逐堪為堰兵者一名帖餘姚縣將眉山寨闕額兩名刺幫月糧仍專委西場提督堰事庶幾鹽運無滯民旅亦賴之卽第幹僕亦無敢虛喝其間此某自明抵越第一節所見也其二曰通明堰其地在上虞縣東十里西壅本縣諸處山

水以溉民田東通慶元府界三百里江潮以便舟楫古人於山水江潮交會兩極之處相天地自然之炁勢而立之堰居明越之要會紛舟車之雜選其利又過於石堰者百倍建炎車駕幸海道實經從其間聞非潮時灘浦淺落我光堯皇帝面江嘿禱潮忽驟漲至今父老相傳以為此中興官家借潮之地又足以見地靈之呵護如此近忽有邑人移堰近西五里者山水未於此止故新移堰常受衝決之害江水不於此乎達故新移堰無復通行之利今此過之堰已久壞惟有舊椿縱散立於數丈深坑之底農田泄灌既之源行旅嗟般剝之苦利害萬狀不可具陳此堰之西五十里會稽縣界百丈塘有頭陀聚兒童十數分頭覓錢於行舟過客曰我將以復通明堰也聞者雖至貧亦無不愀然傾囊以予此堰非頭陀之所能辨行人多知頭陀借此謀食而此聲一聞愀然爭施亦足占此堰之關係者大而民

情之所望此堰者切矣某路由上虞因訪之縣令陳迪切謂嘗
畧計非得二萬之楮不可縣無此力惟有痛心某因採訪得權
丞張兼僉詳練有才嘗築新林塘奏功之人堰所當興官有可
委幸今大府一意為民而常平使者又并屬大府此千一難逢
之會未必非造物者注意謂宜於大府及常平司揆那支撥縱
兩司未有此一頓事力賢師帥創之必將有聞風而樂助者亦
無非賢師帥之賜此某自明抵越第二節所見也其三曰通明
堰之上正港高閣而兩傍低下舊築高塘以達縣治間者移堰
就西之議謂可縮塘使短免水衝突迺自移堰以來塘愈促則
水愈暴水愈暴則決愈甚目今高塘傾倒水多走泄某之過此
晴方一日河舟已膠農務方興其將安仰前所謂堰之當復不
過趁今收買木石以備秋後興工若失塘倒之患正切目前謂
宜急下承廳委請上戶關會隅保先將塘闕速行築埽此某自

明抵越第三節所見也然此塘非不每每築埽也二河並行中
高傍下水衝易決勢既必然加以般渡之舡稍奔檐之脚家惟
利塘摧水竭以邀客旅不顧塘堅水溢以妨私計每乘昏黑潛
行掘壞一線有隙十里為枯使農夫常失灌溉之利使都保常
受敷埽之害使往來商旅常被搬剝勞費之苦此曹方欣欣自
以為得策今欲痛革久弊以垂長利謂宜於中河兩高塘之外
將兩低河及築為高田用附益高塘不至單薄使水勢不得而
衝人力不得而掘却於高田之外即於掘泥築田之地復還舊
日之兩傍低河以便他處水脉仍以中塘新築之高田補還兩
傍掘田移河之業主庶幾有益無損轉害為利以緝古人思慮
之所未及之功使世世永賴此又某第三所見預為日後之謀
者也某材識凡陋官為贅負何敢僭越出位實念為民長久之
利者賢師帥之事以所見聞裨其長者僚屬之事大府為民興

利既無所不用其力某謂得之見聞如此而不以詳聞則為有負其長用敢遂項申聞言若可采欲望更加詳訪而力行之公私幸甚伏乞台旨

回申紹興府人戶訴旱狀

伏準台判送下山陰會稽諸鄉人戶訴旱一百五十六狀令某看詳若疑其為妄者某竊見今歲入夏以來繞城委是得雨使車登城所見委是有收若二三十里之外委是缺雨某今夏承提刑司檄差往新昌縣及台州一帶決遣凡所歷本府管下無不焦枯古人謂州縣字民之官不損猶當言損恐不可以目睫所不親見而例疑人戶之訴為虛欲望台且慈特賜減分以慰鄉民懇懇之望須至具申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四

慈溪黃氏日抄卷之七十五

申明六

第八任知撫州

咸淳七年四月十三日到任

乞借舊和糴賑糴并寬減將來和糴申省狀

照對撫州去歲大荒本州失於申聞以致緡民無措民食愈難近荷公朝特發義米本州又係常平司之地歲歲先已承其撥難盡絕目今餓殍滿野採濟無方若不據實哀鳴豈不上孤聖朝牧養之寄契勘本州見今並無粒米獨有成淳五年分和糴米三萬碩椿貯未運區區欲望約慈借發一萬碩發糶採荒即容少俟七月早禾總熟作急糴還庶幾義米雖已無而他米尚有繼飢民不失望而軍餉亦無妨又本州和糴數不滿五萬碩本州近有譚胡三鄒及阿鄭沒官田租共三萬二千碩見充軍餉與浙西公租等已足當和糴數之大半區區併望約慈

權將見今六年分和糴難催一萬七千石寬期兩月候秋成催足割江西轉運司照應仍將今後七年分糴數痛減一年以蘇大款後民力其於根本實非小補

乞照應咸淳六年和糴申省狀

照對癸月初玖日準江西運司牒備繳尚書省劄子謂本州乞將咸淳六年和糴未足米一萬七千石寬限秋成而運司申諸郡並已糴足入款分曉則撫州亦已糴足不必候秋成其契勘本州和糴例是前後拖壓從來不曾有當年糴足之米如咸淳三年催未足尚有四百單七石二斗二升四年催未足尚有八百四十六石二斗一升五年催未足尚有一千二百三十三石二斗二升去年即係咸淳六年適當太旱早禾晚禾並無顆粒收成本州不曾中荒以致例孤和糴其已前糴到三萬餘石或足是上戶有積年之米或是中下戶轉糴他處之米無中求有定

聲徹天其為難催不言可想安有預先糴足反撓過已前年分之理及其四月十三日到郡此時事已築底徒有行移更無納數所以仰牒公朝救荒寬民之意據實哀籲蒙賜寬恩容俟秋成當來若不乞待秋成則青黃不交之月亦決無顆粒可催徒重民怨今來運司總申以諸郡糴足例亦以為本州亦已糴足及行揆究乃知今春權郡曾繳申諸縣抱足之數遂致誤以抱足為糴足耳竊念本州已連歉三歲至去秋而劇人民餓死不可勝計六月以來又值亢陽雖賴公朝如天之福七月初二初三兩日得雨而得雨已遲早禾多損晚稻未保所有前件乞候秋成糴足之米尚禦乎未知所指又安得有不必候秋成之事所合漚悅控申區區欲望鈞慈矜察本州權郡元申運司止是繳諸縣抱足之數即不曾有本州糴足之實特賜寬假行下去後如有毫髮異同甘伏欺罔朝廷之罪

乞照戶部元行折絹錢抱解申省狀

照對某四月十三日到郡倉庫並空餓乏無救方極痛側傍徨無措乃有戶部專人守催增解折絹錢未幾又有戶部別項專人於多催折價未打筭之間再改催本色竊照戶部宜限之急人誰不知敬軀要皆有自元額今額外驟增於荒歲而改催又行於已折正緣撫州去天稍遠戶部不見撫州苦惱耳除已瀝忱哀告為百姓請命於戶部外謹具州民之急上瀆公朝之聽契勘本州歲解絹三萬二千二百八疋例解本色二萬一千疋自餘一萬一千二百八疋多是晴零湊納折解價錢近金部朱郎中為撫州之日每疋折解十八界官會二十四貫故籍猶在今年荒歲民不聊生忽準戶部行下驟增作四十二貫一疋前知郡繆監丞力為百姓申控戶部尚欲作三十七貫一疋遂至人戶不納州郡無解坐成擔閣徒見稽違此驟增之事甚難又

契勘本州見行折解每疋三十貫已解二十七萬貫所欠六萬六千二百貫有奇繆知郡以戶部命嚴曾增作三十二貫紐計增數亦止欠八萬八千六百貫有奇今戶部已收二十七萬折價之數又改催本色見今本州餓死者十七八蠶桑之事盡絕惟有空屋荒野見之心酸淚墮更於何處催絹此改催之事又難其承之支郡於戶部有命何敢不拜承唯謹實緣郡凋歲歉公私皆可哀痛幸而撫州實金部崇陰舊地又金部先文公所至州郡無不控申朝廷蠲減財賦舊額必蒙矜軫區區欲望鈞慈矧戶部照應劄本州遵守許從繆知郡已申條每疋作三十二貫容某作急促辦欠錢八萬八千餘貫抱認解是庶幾上下明白編解早辦下情不勝激切俯伏俟命之至

乞指揮提舉司令本州糴還已糴義米申省

照對本州近蒙朝旨將景定五年至咸淳三年義米一萬一千

四百五石二斗八升賑糶飢民契勘本州先已節次承授率司
前官行下發糶及賑散並無顆粒見在今具支糶年月數目繳
申見到外自某到任忽承主管官備授率司行下令本州將有
管米對易發糶蓋欲應朝廷前項賑糶之命也某契勘除前項
咸淳三年以前米無見管外其四年五年米五千七百單二石
六斗四升亦曾承授率司行下支過米三百六十一石二斗七
升半充賑糶民戶及又支米三十四石六斗五升半支散乞丐
見存止管五千三百單六石七斗一升已於咸淳六年八月十
五日承授率司備奉省劄撥充荆湖軍餉比料降一萬石數除
崇仁宜黃兩縣共起四千石本州合起六千石若將見椿管五
千三百單六石七斗一升半尚少起運米六百九十三石二斗
九升未有可湊此外止有六年見管米二千八百五十一石三
斗二升授率司所謂對易撥糶者悉指此米然朝旨令糶咸淳

三年以前之米而授率司令對易咸淳六年之米既未明準省
劄指揮其固決不敢輕易奉行但一項據州司呈今年二月三
十九日係某未到任之前承授率司以前任常平幹官行下令將
元糶米錢收糶米斛湊元數椿管按照授率司元行下糶米係
每升收八錢其授率司令賑散乞丐不收分文者不預焉竝自
景定五年至咸淳三年見管糶義米錢止實計四千九百九十
三貫六百五十七文省今本州自去年八月米貴至今春價已
十倍於八錢之數近方荷富室出糶每升亦不下五十餘錢其
減至四十錢者乃富室從勸情願賑糶之數非市價可官糶者
今本州若依時價收糶則昔賤今貴義米元額頗虧誰任其咎
若依提率司元糶八錢一升收糶則決無就糶之人荒歲恐徒
成煩擾此項本州未知所以上應提率司之命所合具申公朝
乞明賜指揮行下以憑遵守施行

乞將提率司借事軍人自今輪替申省狀

照對本州今年五月初二日夜有本州軍人在塔市作過先將某人打碎其家尋又從縛福處迎拽討鬧塔市夜深方定繼即詢問係是借事在常平提幹聽充散番之人從來本州破落實刺軍糧即計會提率司竄身挾勢作過不一酒醉輒炒日夕漸滋本州不得而問故其弊如此甚驚怪以為此豈細事而可滋長即牒提幹聽乞行替換否者申朝廷矣隨荷提幹賢明發回替換其遂將犯人勒管管契勘將為首人黃宣決交有一百押下本營着役餘黨並免根治已相安訖然事因其萌當絕其根患因其微當思其大本州軍人之借事提率司者以數百計兼獨今此提幹聽作過之數輩而已也此曹本皆無賴惡少一從刺軍即計會謀取而去終其身不復回本州惟頡頏恣睢以虐百姓以擾城市以凌駕州縣投鼠忌器叱犬妨主監司在上人

無敢吐氣惡習已熟長此安窮其區區鄙見竊謂州郡之差軍人祇役於監司者分也軍人之服役歲有差替自漢唐及今雖邊防皆然者法也本州前此失於舉行遂致此曹名柱軍籍身荷監同社鼠城狐永無忌憚且不惟擾街市為然也提率司例差本州兩獄推司一任一修衙宇敲扑罪囚塗染窓戶事已不忍言矣本司借事軍人日日視推吏到司修衙比同押下罪人羅織萬狀此正惟不曾輪番而然也若輪番則軍人視州吏為家人矣且亦不惟於本州為然也建昌軍黎通判近準帥司備奉省劄到本州揀軍數內惟借事提率司之軍無一肯赴點云我監司人也不屬州郡因無州郡併忽朝旨是又惟不曾輪番而然也若輪番則軍人視此身為在尺籍矣區區欲望鈞慈許容本州每年輪差軍人到提率司祇直仍從提率司發下一名換一名以變前此又據監司倚勢莫懲之患不惟消弭亂萌

永安州境此曹皆惡少有才若輪歸本州教習武藝移其為寇之習以為禦寇之備其於整軍間暇亦非小補如蒙矜允乞剗本州遵守併剗提率司照應

乞照應本州已監勤饒縣尉貸社倉申省狀

照對本州今歲米貴民多餓死拯救無具言之痛心所藉者惟勸糶耳而勸糶亦有難行者寄居前穀城縣尉饒立積米累鉅萬而性吝嗇其餘中戶尚從勸糶惟此第一出等戶獨不從勸糶九其回報皆是相欺其自揣人微固難以必巨室之聽最是饒縣尉徧撫州諸邑鄉落積祖皆有社倉豐年樂歲多取貸息及今荒年筭計目今米貴將來得息而或價傾恐反失利遂一粒不貸惟深其高鑄以待客販以此民怨入骨哀訴滿庭某謂社倉正為荒年設也今乃豐年民不願貸反抑貸以取其息荒年民正仰貸忍負賴以視其死此於採荒開係最大且社倉本

以春貸今已中夏又豈容少緩者但勸之雖切貌無報應縣尉若儘據則社倉終於不貸遂不免請上饒縣尉留之今聽分項差官四出監貸而所差同官以及州縣吏卒乃感頌相弔謂社宅威制一州今若行此禍且立至或叩頭乞免至公垂泣某竊念此事其實自為之萬一果累同官於心何忍所合先次申聞乞賜照應或將來饒縣尉果有詞訴及或買人游說中傷某願身坐其罪無以及同官不勝頓幸某此止為採荒一事而發其饒縣尉居鄉過惡亦不敢併及以孤初到官安富恤貧之約

五月十五日雨陽申省狀

照對本州自五月初二日以後無雨初九日某出視東門歸自西門周行田間十餘里田多龜坼又所差勸糶官歸自外邑面問亦云田水多乾蓋本州半月之間僅得片時之雨其乾涸可知某見今採荒渙乎不勝將來之懼於五月十五日先此申聞

七月初九日雨陽申省狀

照對本州五月六月雨陽細大已節次具申外至七月初一日天陰初二日方得雨初三日又雨繼此雖即復晴而兩日雨勢頗寬濤霈早禾賴此多有得熟者仰藉聖朝盛德格天之賜遠民或可更生感荷無極但六月內旱乾日久煦損處多得雨既遲不為全熟若晚禾乃是頑苗被曝得雨再蘇尚須將來之雨方可望熟見今不敢一日忘憂所合先將七月上旬兩日內得雨之實申聞者

七月二十一日雨陽申省狀

照對本州七月上旬雨陽已具接續申聞外再自十一日至二十一日一旬並不得雨蓋自六月初三日有雨亢旱一月至七月初二初三而後得雨早禾雖賴以有收自七月初三以後又復兼旬无雨晚禾稟乎可慮本州早禾少而晚禾多關係非小

官某不德疵政所致不敢隱蔽所合據實申聞者

七月十五日荒政結局申省自劾狀

照對某一介晚出資望俱淺忽叨誤渥俾以權發遣撫州控避無門黽勉祇成亦願俯竭駑駘之力以冀仰答乾坤之造其奈力小任重運掉不行年饑郡凋措置無策最是到郡出榜誓欲安富恤貧今乃勸糶未孚之先深村餓死者衆是貧者既不能盡飢差官發廩者數家申省蒙施行者一家是富者亦不能及安下負初心上孤隆委茲當七月十五日荒政結局謹自列罪狀申聞望鈞慈特賜敷奏將其速行罷斥以謝一州之民下情不勝惶恐俯伏俟命之至

八月初一日以運司牒派和糶申省狀

照對本州連歉三歲至去秋而剝人民餓死甚衆某全夏到官屢次親行阡陌見田之不耕與耕而不種種而不耘往往至於

荒棄者甚多又自六月初三日以後至七月初二日整整一月無雨旱禾晒損尤多再自七月初三日以後至當月二十三日整整二十日無雨晚禾晒損亦多凡其飢荒之狀雨暘之實並已節次申聞公朝照應分明八月初一日忽準江西轉運司牒報派本州和糴米七萬二千五百石命出公朝事關軍餉凡在州縣所當竭力遵依但念江西十一州去歲惟本州之旱為最甚已空無蓋截今歲惟本州之雨為最遲又獨無全熟今夏仰荷

鈞慈矜念民瘼將去歲和糴米一萬七千餘石留在今秋糴還此又本州所獨有而他州所無之舊債今若更與其他全熟無舊欠州郡一躰和糴將何從來兼念本州有沒官三鄒莊譚胡莊阿鄭莊米三萬餘石見充軍餉與浙西公租代和糴充軍餉事躰正同更加以今秋糴還去年和糴一萬七千餘石是本州

今秋已共成五萬餘石上應軍餉比之常年派糴實數已自滿足無虧所合據實控申欲望鈞慈特賜割下江西轉運司徑於其他得熟十州均派本州百姓實拜更生之造所有某試政多疲禱雨不應以致年穀不全熟無以盡應運司派糴之罪乞賜鈞判檢照屢申闕雨待罪之狀早賜罷斥施行

八月二十八日再申省狀

照對本州近因大荒今年四月內具申公朝乞將去年和糴米一萬七千餘石留待今年秋熟并將今年和糴痛減已恭準省劄照應訖近承江西轉運司敷派本州今年和糴米七萬二千五百石事關軍餉所願一一遵躰但本州去歲之旱比江西諸郡最甚今歲之雨比江西諸郡最遲旱禾晚禾並被曬損節節具申公朝有案今既有去年留下未糴米一萬七千餘石及合糴還嘗撥借和糴充賑糴米一萬石若比其他無宿逋而得全

熟之郡又不分高下一躰分派使糶七萬二千五百石則是本州管糶十萬餘石不惟不減於他州反多於他州矣州縣雖竭力奉行入戶何緣應命恐催不及數徒誤旨揮欲望鈞慈按照元申劄下江西轉運司特賜通融那減容本州據實督糶公私兩便

乞推賞賑糶上戶申省狀

照對某今年四月十二日方到任倉猝勸分罕有應令亟謀之寓公故老皆謂宜申朝省許以賞格緣某偏州望行在路遠往回動跨兩月雜糶一時之急只得權宜且申且榜稅家信服聖朝恩意之素遂得即時濟糶民獲更生皆賴朝廷之賜今荒政久已結局某自懼先來擅便未敢再狀申明而被濟戶之陳詞提督官之申迷皆求踐約以信方采事關民命理誰抑遏今除謹登仕出濟慈惠賑糶數多未肯自言總數容續申外謹先將

糶濟過一萬石以上入戶曾經本縣再三勸會保明得實者開列後項端拜由聞區區欲望鈞慈赦某路遠不及先申待報之罪錄入戶確信公朝出粟救民之功特賜敷奏等第推賞庶幾好誼之家聞風知勸小民將來永永有賴某與州民實拜隆天厚地之造須至申聞者

宜黃縣譚都倉戶待補國學生譚槐縣糶鄉糶城糶并近城

上下糶過米共三萬四千六百一十七石

又譚巡轄戶待補國學生譚錘縣糶鄉糶城糶并近城上下

糶過米共三萬一千一百一十七口

樂安縣學戶黃與孫以平甫為戶本戶并諸莊共糶過米一

萬二千五

金谿縣危運幹本戶自糶米八千四百餘石并勸諭諸鄉上

戶糶過米一萬七千餘石未據本縣保明申到

臨川縣甲是登仕時可糴過谷八千九百餘石米三千八十石
咸淳八年六月十六日乞減和糴申省狀

照對三邊未勘成和糴不可免歲數七萬石本州不敢辭但有
民情合行申控本州有沒官田號三鄒莊譚胡莊比同浙西官
田歲收官租二萬一千八百石有奇見充湖廣軍餉又有阿鄭
莊三千一百云有奇見準安邊所椿管候充軍餉以上共計三
萬五千來石不煩和糴之費足代和糴之實分明今又仍敷七
萬二千五百石則合此兩者是本州於上供外又歲辦邊餉近
十一萬石矣官租既增和糴不減四邑山田何從取足譬之舟
之載物非力必矣以故自咸淳三年四年以後至今零欠尚難
催理州境無以從出可以槩見若不設圖後必築底不惟無補
糴數亦且有實糴本今來秋成在望和糴又近所合預期申聞
欲望公朝特賜於察割下江西轉運使司將本州官租見今充

餉之數準入和糴準備充餉之數却將本州派外疇零之數均
之無官租四多富室之各州無幾朝廷之元糴無虧而本州之
實糴可辦四郡生靈實拜降天厚地公平無極之造

特而撫州州學教授程紹開奏狀

照對薦賢以國臣子報上之至忠奉尔所知聖門引類之要說
臣非才試以茂補分毫惟有薦賢必先焚香告天然後望闕拜
發不敢一有徇人情庶幾報稱之萬一今有幸負已足於日
前而滿替當於今日其人表表知其真足有用者不敢不特
以名聞竊曰從事郎撫州州學教授程紹開天資端恪學力深
醇初為大興諸生值故丞相丁大全之私人沈翥為學官欲招
致之紹開却其聘幣不就月試終丁大全當國之日退而閉戶
家居此足以占其操守及其以舍法出身又試中龍飛乙科法
合注授職官差遣紹開獨退就冷官怡然以讀書講誦為樂此

足以占其恬退及其在任三年率以躬行勤於講授政教兼奉
士人無不悅服此足以占其處事之才家本儒酸且無閥郡政
而云年撫州飢歉能捐俸傾囊以賑其民此足以占其及物之
志夫其操守有素恬退不求而又有才有志使其獲用必能有
益用敢具以實聞伏望聖慈特賜錄用將來或有不稱臣甘伏
誣罔之罪

乞省罷曹田寨申省狀

照對本州害民之事莫甚於寨兵蓋其一得文移即三五十人
羅列兵器劫掠村保久成風俗雖痛治而莫之懲其自到任以
來雖力節妄詞不敢授此曹以毒民之柄而在外邑者終不能
盡禁最是樂安縣去州極遠尤照料之所不及事無大小寨兵
必囑縣吏脫差入鄉一番搶劫之餘即三分其利寨兵縣吏與
寨官各分其一既有定例無事不然今除一面委官行縣訪民

疾苦謀所以禁絕外然禁其弊不若絕其根契勘樂安一縣而
有二寨其一在縣名縣寨其一在吉州永豐縣界首名招携寨
其一在近縣十五里名曹田寨其詳末豐多盜前入立招携
寨所以禦盜有害有利不可輕去若縣郭既有尉司而又有縣
寨已自不必然無寨官而主以知縣則尚可檢防獨曹田寨置
立於民社煙火相安之地而肆於州縣耳目不及之鄉委有十
分之害初無一毫之益合行省罷分明不允詳具申聞欲望公
朝特賜敷奏將曹田寨省罷將寨兵少壯者八充本縣弓手手
力將見任曹田寨官保義郎解順改填本州兵馬都監見關蓋
都監已十餘年無正官前此皆是寅緣權攝某不差權攝而以
正任稅官兼之終是事難兼辦又解保義到官方新擾民幣端
不在其手小官遠役一旦省罷情亦可念庶幾兩便仍下吏部
照應施行某稽職控申不勝皇懼俯伏候命之至

乞省罷宜黃縣監酒申省狀 此狀七年六月初二日

照對某近因民詞訴寄居饒縣尉不貸社倉遂分州縣見任同
官到處索薄監貸人人皆能尽心數內巡轄逆鋪官宜天麒斥
公饒縣尉暮夜之金尤為振取獨添差宜黃縣不釐務監酒權
北廂監押趙與垆私受饒縣尉計置官會壹阡捌百貫將所分
航步等三倉不尽行監貸縱容倉幹搬販出界又敢詐取貸戶
每名三拾柒文此項計賊尤多契勘趙與垆寅緣權攝已三更
郡守而不去聞前後私受白狀擾人不一近者寄居樂縣尉運
米入城應糶本州方令趙與垆監視頃刻之間即詐取樂縣尉
幹人官會肆拾捌貫又欺詐斛子酒食鞭之五十下於此而猶
忍為此則他可知矣前項賊數並係將廂吏親隨根究引趙
與垆供認入已實效分明本州除已將廂吏親隨斷訖編管外
所有趙與垆因監貸監糶非法取受情罪所合具申公朝取自

指揮施行仍乞鈞慈將宜黃縣添差無用監酒一員省罷下
照應永不作闕須至申聞者

申湖廣總所暫借撥義米狀

照對某偶叨誤渥荒撫州已於四月十三日到州領事見得
餓孚滿野而富室閉糶綱解積欠而倉庫並空兩皆無可措手
之地他州猶有義米獨撫州在倉司臺治之下歲歲係倉司糶
盡不留顆粒他州猶有麥熟獨撫州風土應大麥小麥並不曾
種顆粒他州猶可申撥上供獨撫州及發荆湖軍餼又無顆粒
可以申乞叩地呼天某與一州百姓並無求生之路尋契勘得
本州曾準朝旨撥撥義倉米一萬石充荆湖總所糧運係未曾
裝打之數軍饒之急固尤急於民飢而軍餼之多非獨藉於此
數九本州綱運上屬使所者次第積壓率是今年運去之綱如
前件萬石綱運之發勢亦在六月早禾已熟之後與其撥貯而

待未發之軍儲孰若暫借以救垂絕之民命容照使所見行綱
欠每石折錢一十五貫例目今糶錢申納如蒙矜念曲賜允從
則本州得此萬石官米為倡而富室之閉糶者無敢不出是一
州數十萬生靈皆拜使所再生之造且此米元以義名亦得允
蹈其實而於使所軍餉亦初無妨也某亦事急借越冒死為百
姓一言下情不勝皇懼拱俟威命之至

回申總領所照應那撥義米狀

六月十三日準湖廣總所牒州照應令本州徑自申稟奉司令
那撥所起運義米一萬石應到本州揀荒却提倉司別撥一項
案名填還本所差人取運事州司仰感存恤本州人命之意但
提奉司止有此項義米別無他項案名米解可以移充本州已
與拜賜一般不敢別有紊煩所合具申欲乞鈞判照應

申諸監司乞給照由付詞人赴所屬官司投到理對公

事理對狀

照對某自四月十三日到任日夕揀荒未暇他及自五月初一
日方那暇隙點對前收元行公事數內多有本州人戶越經諸
司而詞主經年不到徒勞上司檢奉元詞督責違慢者匣牒居
半其竊以為此皆本州官吏之罪耳某每見朝省臺部耳及所
在諸司凡送下州縣詞訴必待詞主出官而後施行門示三日
詞主不到則繳回元牒此定格也州郡之事監司如子孫之事
祖父每事當以情告柰何本州受上司委送有其狀而無其人
不即申州輕與施行此等豈惟根括無地不勝鄉井之隳突亦
恐行遣落空徒損上臺之威重謂非本州官吏不以情告之罪
而誰罪哉某除截自今始每項不曾有詞主者並與住行據入
回申外區區欲望台慈察民俗珥筆之多虛念今歲飢荒之良
苦凡遇詞訴即給照由除程寬限五日令赴所送官司投到理

對出五日而不到者並許所委官司繳回元詞蓋公牒之自逐
鋪來者其到遲詞主之徑自回來者其到速若公牒詞狀先到
而詞人反遲五日不到者非理虛不可到官即是詭名規害所
怨此等若與過而不行豈惟田里獲安豈惟上臺得躡竊意民
俗亦將自此歸厚矣某支壘屬吏冒犯威嚴下情不勝皇恐俯
伏俟命之至

申轉運司乞免派和糴狀

照對本州近準使牒分派和糴米七萬二千五百石若以本路
分州而論派數已極均平况命出公朝事關軍餉本州即當趣
糴唯謹但有民情不容不亟亟申籲於二天明照之下首乞垂
察本州頃三歲連旱至去秋而劇今春貴糴米升百錢人多餓
死田多荒白此某親行阡陌得之目見分明又今年六月初三
日以後至七月初二日方得雨中間整整一月枯旱早禾之晒

損甚多再自七月初四日以後至二十三日方得雨中間復整
整二十日枯旱晚禾之晒損又多凡皆某不德致早有罪不敢
自蔽已按司據實節節申尚書省乞行罷斥分明夫以去年之
旱江西十一州既惟本州獨甚今年之雨江西十一州又惟本
州獨遲見今民命未甦生意如髮乃有省割寬限未催去年和
糴米一萬七千餘石有合催三劄莊譚胡莊阿鄭莊代和糴見
充軍餉米三萬餘石有合糴還撥借賑糴五年分和糴米一萬
石略計今年本州取於百姓以充軍餉者已當六萬餘石是通
成十四萬石矣此本州自古豐年所無之數况今年飢困之餘
乎用敢詳述民情以聞區區欲望台慈矜本州之禾獨損念糴
還元數已多將前項敷糴本州之米分派於其他有全熟無宿
欠之州此最輕易奉之事而稱物平施之道也下情不勝為州
民激切皇懼拱埃恩命之至

回申轉運司訪求涇邑利病狀

四月二十一日未時伏準使牒備坐吏部符行下各州講求涇邑利病其照得邑之所以凋者財賦折陷也財賦所以折陷者大家飛走苗額雖其見管者亦不納也選材為令使其起此凋弊必自理財正辭始此事一行輕則縣吏必被大家以催苗為詐贓而脫訴於監司重則縣令必被大家以催苗為虐政而飛語於中朝九縣令之以才選者率墮陷矣無救於涇邑之弊而適足以催折方進之人才耳惟有一等庸人姑息架漏求滿歲月每一網解之急不過重催抑納預借白糶以救目前以故小民日以困根本日以壞而大農日以告匱州縣日以煎熬言之令人於邑蓋困百小民以重催小民力不能訴而上不知催一大家以正賦大家力足撼搖而禍立至人多爰身勢必至此其人微位下不問不敵對狂妄之罪惟上臺矜赦

申提刑司乞免黃勇死罪狀

照對本州五月初六日恭準使牒結斷陳王孫被死將黃勇重杖處死事此事元係殺手行打致死今按法以致命痕定償命罪於法固無不合然使牒尚許今張聽引上罪囚審問大情來歷如無異司方可施行有以仰見使臺欽恤之仁欲於定法之後更詳酌其情以參之也於此若不尽心則是有負使令其竊照陳王孫元係為首結聚四十四名擾害傷人之兇賊也其徒四十三名皆已就罪陳王孫正係賊首已經結定槌折手足之罪反以死申而逃連累官司都保隣里苦不可言甚至承捕弓卒決脊者三其居鄉也既傷人其逃走也又累人故其一旦復歸皆有為衆除害之心黃勇者乃承官差隨衆追捕之人為之首者則是到官已死人楊十其驗腦邊一痕為要害處今詳元體究官與上臺擬筆皆稱月色朦朧中羣然重壘乱打不獨黃

勇一人然則黃勇之情尚可審議者陳王孫雖被死係是傷人犯罪逋逃申稱已死之人由在死者一也黃勇係官兵隨衆承捕非私鬪故殺者比二也元軀究官謂亂傷致死合與分罪三也在法捕罪人內已傷若已殺為從各罪致死者咸等四也陳王孫害人者也其死衆皆悅之黃勇隨衆除害者也若死衆必憐之古者刑人於市與衆共棄衆情所在不可不察五也因陳王孫之事瘦死者已兩人若又償命者一人黥配者二人決脊者四人則已死之克徒反為幸而州縣官司若遣追捕恐無敢向前事有關係六也今謹仰牀上臺詳刑之意遵照申聞如沐台慈再賜詳議行下不勝幸甚

申提刑司平反王定寃獄狀

使判王定之為重囚一郡稱寃非特王定稱寃其妻訴寃而已也司戶平反胡白二招供此衆囚之所同一郡稱快之事也當

職人微望輕致臺懷之疑遠追二十一人一千里就道此皆當職之罪然前輩小官抱案與長官爭訟者甚多若當職避嫌不為一言是上負提刑使臺之仁明下負此二十一人之青望矣其言到人已供證者除奉臺懷疏駁之外其方準上臺添追續到之人請本州僉廳衆官喚上各令面供一次任其一出本情或同或異並行備申上臺以備采擇

申安撫司乞撥白蓮堂田產充和羅莊

照對本州苦和羅為諸郡之寂甚違尊開鄉闈實千載之奇逢幸有救助之機敢申衆籲之請大江以西隆興吉州等處皆平原大野產米居多惟本州與建昌為山郡又太州除樂安在禹山上不預和羅外其實系和羅者惟四縣建昌之係和羅者亦四縣建昌和羅不滿一萬石本州之和羅乃至十萬石本州又有三鄒莊阿鄭莊潭湖莊等沒官田皆不待給本而輸軍餉如

和糴者三萬五千來石和糴之數比諸郡獨多遠至敷及苗米一石之家小戶無所從出自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以來歲歲積欠既苦人戶亦虧官糴方自去年偶有樂縣尉戶絕除立繼外有沒官米租補助招糴免行敷派人戶既寬官糴亦足今歲樂宅元積之米已及而田畝新租之數無多區區本心欲漸積添求為今後補助和糴之資而未有其繼也屬者天幸恭值安撫判府集撰侍郎授鉞鄉部大庇扮瑜希冀異恩合郡引領近因除去妖邪毀撤巢穴估到東館白蓮堂田業衆情歡然皆謂侍郎必將以此田撥入和糴之莊更為錦綉鄉邦寬民之賜雖估籍之帳未了而驩誦之口已騰蓋自先太師南豐先生開鄉闡直至今日侍郎方再開鄉闡喬木故家又屬人望休吉善政增光先烈不惟本州之所未有殆亦天下之所未必有有如和糴之嚴重又為鄉邦之重困幸遇侍郎書錦照臨其望救援夫豈小小特以三邊未撤戍和糴未可免雖望申減之甚切而未敢責人情之所難茲因沒官之田謂必為和糴之助此事理之所必可行而仁慈之所必垂念宜衆情之預以為喜也某幸登龍門假守珂里代申衆請仰副仁心下情不勝皇懼俯伏後命之至頃至具申

慈溪黃氏日抄卷之七十五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六

申明七

撫州兼江西提舉 咸淳八年八月十一日交印

申御史臺斷吉州郭劉吉口供訴陳成狀

照對郭劉吉經御史臺訴陳曾五各成三經刺配故正事雖止
作開致奉世案判決有刺配神充邊軍今面審乃不曾配一旦不
曾三於何有然事準基判得實方可回申鞫詞幹郭劉吉將陳
成當無對案面審上有無字跡背上有無杖痕責狀明說有
無分曉訖却施行尋勅郭劉吉當聽對眾視驗陳曾五有無字
跡杖痕責據郭劉吉供析奉書判更供背上有杖痕只一句尋
尋責郭劉吉供述奉書判若用慈脫了道有痕跡皮不全仰再
供只今不伏送勘續又據郭劉吉供及針筆匠鄧喜雜賊黃亮
供陳曾五即無字跡杖痕奉書判郭劉吉經御史臺訴陳成三

德才以江

分直衆前

田體必

郭米口史難

經刺配今當聽將陳成眷視面上無字跡有針筆匠責驗狀訖
脊上無杖痕有杖直責驗狀訖鄭劉吉已責狀說向上無字却
又說背上有受杖被其用藥脫去出有用藥脫面上之字者矣
未有用藥脫背之痕者也字本無痕因用藥尚且有痕杖本
有痕安得因用藥反更無痕鄭劉吉不由次第官司敢經御史
臺脫訴以不曾受杖之百姓為三經刺配之吏人一黥未足以
盡其欺罔之罪姑與從輕勘杖一百陳成是百姓放令自便回
申御史臺照會須至具申

申臺并戶部戴摠妄訴狀

照對陳定甫有田二十六英典在戴摠家咸淳四年以後經官
取贖初詞在縣上之勒戴摠照契領錢放贖其後有馬仲者教
以官會紐錢前政方運判以前後所立之契並寫典錢即無以
會紐錢之說且謂楊弊之行朝廷之法其他入納斷斷乎皆不

可違獨民間自行交易一項參之人情元是見錢典者以見錢
贖元是官會典者以官會贖錢會中半者以錢會中半贖正恐
奸民借此為昏賴之計官憑文書陳定甫豈應以虛詞求勝其
後陳定甫無錢取贖徒以會價之說劫持官司方運使遂將教
唆人馬仲斷配訖陳定甫再經部脫詞今任鍾運使施詳元案
再行審訂所斷與方運使元斷一同陳定甫又復經御史臺送
本司贖田且經刑部送本司訴本府及漕司元承行人吏云有
乞取吏人之取固是常情然本司前政已曾追到吏卒金仁傑
鄒俊并詞人所指見證過付入胡清宋子武秦百六今來勒與
詞人供對不惟更人不認而所謂見證人並稱無之要之贖田
小事又陳定甫訟而失理未必有大錢行賂不過因本府運司
皆以其詞為非故借訴吏人以泄忿耳此事之枝節也正事只
在贖田贖田合照元約元約是錢只合還錢何必經臺經部訴

帥府訴運司空為多事如此訴吏之事見證人以為無官司不可強以為有已追到人并牒還各司聽候示詞人陳定甫且理正事且照元約齋見錢到本司當與取贖陳定甫之錢朝以到則戴槐之曲業文當還陳定甫之錢夕以到則戴槐之曲業朝當還對衆當聽兩相分付甚徑事也陳定甫若不肯行正路必欲以奇計設疑兵打空陣子嬉不過又經臺經部添訴提率司如前日訴運司而已本司却亦換尔心腸不得惟有聽之而已陳定甫戴槐並照元監齋錢贖田先回申御史臺及刑部照應仍牒報運司以據陳定甫入到事狀呈奉書判元詞欲贖田者陳定甫也陳定甫既於父訟之後自悔無益欲與元興業主戴槐戴仁傑父子自行議贖不敢再有紊煩官司亦何幸如之大凡贖田本是親舊鄰里暫目交易之事不得已而後有爭今爭既無益徒然彼比淘汰而欲仍舊在私自為區處則他人不

必再追問矣聽從其便回申御史臺照應須至具申

按新城縣令塞雄申省狀

照對八月十一日交領提率司職事據攔驕狀訴建昌軍新城縣官吏料抑義米乞取不法事本司繼即追到縣吏饒恭陳因據供去年六月十一日知縣將米一千石市斗付舡戶趙生等裝載出縣界外發糶得官會一萬五千貫裝發綱解及拖照本軍徐通判元申本司去年六月黎中言等正訴上件事則指為移糶義米且謂以官價平糶於本縣者止三十餘斛以時價私糶於境外者乃八百餘斛此事縱知縣吏之供錢充綱解是亦荒年奪民之食於理已甚不可矣又據饒恭陳興供知縣每遇人戶納義米除正數外每碩再收一斗作知縣食利米納宅庫支用是既有官收之義倉又有私收之義倉於法又大不可矣其他據供繳由錢錄牌錢銷號錢以應副知縣科買及日逐納

宅市買及供曾買綿三十把鄉民支錢反以綿租為名禁之於
獄終不還分文者皆其細也不敢一一綾瀆公朝之聽竊見從
事郎特差充建昌軍新城縣令蹇雄雖小有才既貪且暴去歲
當飢荒之時敷抑鄉落大興花園青冊催科每取十貫巡卒四
擾於鄉落民不堪命至有橫村寺處哨聚抗拒雄捕獲數內曾
四三一名先用火炮繼浸渠塘人既困頓乃脫申本軍乞差創
子下邑斬首郡守謹審不從適疎決官至釋之出獄即死此人
既死鄰黨頌洞雄又飛申本軍請兵勦殺牌逆旁午張皇萬狀
反欲覬覦收捕之功以為欺罔免削之幸郡守遣人體實知其
不然鎮以安靜徐為榜諭民始釋疑若郡守不善處之一邑生
靈之命當何如哉然亦自此官民相疑上三鄉至今閉結不受
官司約束貪暴之弊關係如此及其今次發竟追吏之後乃有
本縣饒倫等三十七人到司奉留知縣某喚之近案問以誰實

使來教皆語塞即令當聽實供乃稱知縣使宅庫丁定脅使縣
市諸行每家出錢一貫每行遣人二名又買使久居縣前打話
公事人饒倫為引領投狀以冀解釋雄之作偽心勞有如此者
某除已將縣吏饒恭陳興等斷遣外惟是鄉民尚有未安之心
則縣令無復可留之理所合撫實具申欲望公朝特賜敷奏將
雄放罷施行

咸淳八年歲終特薦州縣官中省狀

某頃叨設渥暫攝常平當歲終有會之時莫切於考實人木之
事深惟人才生生不息無不自小官而獲進用亦無不自長吏
而獲轉聞某自領事以來早夜詢訪合江西一路先得六十人
其間固亦有科甲前名已經錄用者今此分倅諸郡果有政績
雖知僭越理不敢不并以名聞通判如隆興府熊震龍之通暢
精明羅大椿之老成純厚滕岩瞻之開爽溫雅吉州余東之清

介練歷何夢桂之明暢廉靜撫州黃興仁之端重明練呂圻之
李行端方贛州曾大發之操修嚴正有守建昌軍涂演之勤敏
多惠皆貳郡而有其實者也教授如袁州李漸之士論歸重吉
州程申之之操修端謹瑞州林永年之端凝和粹南安軍黃明
豐之素行純實臨江軍余世昌之醇茂有文建昌軍周三異之
端重粹明章又新之簡重朴實皆分教而有其實者也判官如
瑞州丘富國之詳明正直臨江軍陳琥之明練勤敏撫州李龍
余之端靖詳明江州陶應元之端方公正皆贊畫而有其實者
也錄參如瑞州邢桐孫之明練有才如隆興熊應申之詳明得
譽江州張杲之惻怛詳審瑞州楊承翁之通暢辦事臨江軍張
自之敏標文華皆治獄而有其實者也司戶如瑞州劉應桂之
勤敏適用司法如南安黃墜之公廉有守皆為郡僚而有其實
者也至若親民尤莫急於縣而試吏尤莫難於縣豐城涇邑也

黃長老為之踰年賦役俱平紀綱大振吉水劇邑也鄭聞孫為
之踰年政役備修精采頓異囚囹圄荒邑也窮鄉頑拒不受政役
何時為之數月聲聞立起於素不率化之鄉立之師以教其子
弟民知向化瑞金窮邑也流民搶掠謂之出甲田子鎮為之數
月勸誘有方有罪以種桑聽贖爭役以種桑多寡為先後民知
務本而豐頑民嘗殘燬之邑也揚休既定其亂再造此邑四年
之久一方情服如楊眉孫宰高安公介清勤徐思詵宰上高廉
勤平易翁仲德宰永新不畏疆禦黃桂宰南康才略優裕張鈇
宰靖安廉整有條汪塾宰萬安和平安靖胡岩如宰進賢正直
安詳陳自然宰奉新嚴肅整齊黃公立之宰零都詳明振賤洪
訪之宰安遠詳重得牀凡皆作邑有聲尤不容不薦縣丞則進
賢有吳君名分寧有郭巨用皆究心水利措置有方樂安有黃
申明潔無私廬陵有羅鈞端實有王簿川危順吉在豐城以

材華稱董殊在吉水以賢廉稱趙崇訥在崇仁以和平稱趙崇
煉在宜黃以廉謹稱趙時夫在南城以廉靖歷練稱縣尉則王
應龍在進賢以才幹稱趙必圻在大冶以廉明稱羅可權在寧
都以才美稱羅應新在清江以俊拔稱袁端祥在湖口以才廉
稱陳子升在南城以清俊稱喻元在高安以才諧稱何晉在上
高以廉能稱麥南良在禹載莫雷頭在通山皆以廉謹有志稱
凡皆誓在有立亦不容於不薦其智識不明聞見不廣獨以平
生鄙見謂天下事非得人才不可人才非自小官時察之不可
偶因兼權常平司職事適當歲終謹以采之衆論者申聞如右
欲望公朝特賜敷奏以備他日選用之數

又歲終劾官狀

照對某暫攝常平毫髮無補僭以歲終有會之法類申本路同
官之賢間有不才亦宜汰去姑先最者以警其餘袁州萬載縣
丞石應雷貪暴非一嘗檢校彭祥甫家卑幼業勒取錢三千貫
勒賣卑幼業人每田百把取錢百貫為贖子袁晉寺過付反違
法自擅沒田入縣李以掩衆議卑幼者其何辜吉州安福縣主
簿權縣事趙必繇亦貪非一嘗與寄居揚州趙司戶及前抚州
趙司戶相朋為奸每斷鎖一人取錢五十貫僉狀一紙每收錢
一貫其初賤如此及多差吏卒入鄉行劫民不聊生吉州廬陵
縣尉趙必海每一下鄉擾民無藝嘗以其親戚姓江人同行公
事詣債必以姓江人任責凡此三人皆無碩藉如蒙公朝特賜
敷奏將各官放罷庶幾民怨稍伸內石應雷趙必繇遇赦未許
放行參注伏候指揮

